



朝野會通
十

孝宗紀
顯宗紀

卷十六

特
小伊 6
2259
10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孝宗記

孝宗

宣文章武神聖

大王

子

號竹梧仁祖第子

仁烈王后以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慶幸坊本

宮初封鳳林大君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薨一男葬寧

陵驪州二日程

妃

敬烈

仁宣王后張氏

德水

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

甲寅二月二十四日薨合葬于寧陵驪州

丑巳

五月即位于仁政門王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

乃散性豁達有大度在瀋館有善相人見王嘆曰真王者也

嘗有五彩氣盈室又有五色龜現出左集云又有頭骨忽自

及東還即陞儲位○即位翌日遣大臣告嗣位于

何吳也或

人勿語云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孝宗記

孝宗

宣文 章武 神聖

大王諱

吳字

號竹梧仁祖第子

仁烈王后以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慶幸坊本

宮初封鳳林大君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薨一男 七女葬寧

陵驪州二日程

妃

敬烈 肅烈仁宣王后張氏

水德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

六一 女男甲寅二月二十四日薨合葬于寧陵驪州

五月即位于仁政門王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

乃散性豁達有大度在瀋館有善相人見王嘆曰真王者也

嘗有五彩氣盈室又有五色龜現出右集云又有頭骨忽自

何吳也戎及東還即陞儲位○即位翌日遣大臣告嗣位于

丑巳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孝宗記

孝宗

宣文 章武 神聖 顯仁 明義 正德

大王諱

靜淵

號竹梧仁祖第子

仁烈王后以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一日誕降于慶幸坊本

宮初封鳳林大君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薨一男 七女葬寧

陵驪州 二日程

妃

敬烈 肅烈 敬烈仁宣王后張氏

德水右議政新豐府院君文忠公維女

一男 六女甲寅二月二十四日薨合葬于寧陵驪州

丑巳

五月即位于仁政門王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

乃散性豁達有大度在瀋館有善相人見王嘆曰真王者也

嘗有五彩氣盈室又有五色龜現出右集云又有頭骨忽自

何異也哉及東還即陞儲位○即位翌日遣大臣告嗣位于

人勿語云



宗廟社稷五禮儀即位後無告廟社之文至是禮官引大明會典登極儀遣官告天地廟社之文啓請行之遂命告于宗廟永寧殿肅寧殿及社稷○賓廳啓金尚憲宿德元老扶病赴哭請勉留金集宋浚吉宋時烈權認李惟泰皆山林讀書之人請敦召上從之復教曰宋時烈舊時師傅倦之懷誠切于中與崔蘊時師大君一體宣召○初五禮儀國喪卒哭後前啣三品以下生進生徒白笠白衣黑帶至是改以白帶○金集宋浚吉宋時烈權認李惟泰被召造朝以金集為禮曹叅判銓曹言非文臣例不得除禮官集亦固辭不拜○掌令宋時烈投䟽去國時烈詣闕謝仍請入對上以疾未即見時烈脫朝服出國門投䟽而去上大驚遣承旨金益熙追諭之時烈還到城外陳䟽十三條勉戒仍即還鄉又上䟽言程子於

經筵欲令史官勿記言動慮其有所忌憚也欲令一二人有時專對慮其不得安舒也尋常言語欲令勿諫慮其不耐禁切也蓋欲親近賢士大夫以防宮中燕私之狃又論權倖鴟張名流歛迹之弊上優批嘉納○以解于浹為司業不至浹字仲潤箕子之後居平壤以易學名宋元庵曰浹以聖師之裔崛起於彥秀之地寤寐玄源探頤墜緒蔚然為西土儒宗至陶山觀退溪遺書往拜張旅軒執贄慎獨齋以司業召不至上䟽論心學癸巳卒葬平壤西烟臺上平壤恭川人皆立祠○上始御經筵初諫官請於卒哭前開講金尚憲議曰梓官在殯一邊開講請禮未安至是行畫講中庸序諱朱子名以為例又命林下讀書之人依古事八經筵○十一月右議政金堉上劄曰大同之法便民良策畿甸關東行之得力

若又行於兩湖則安民益國無大於此大抵一年應行之役每結所費木綿十餘疋少不下七八疋意外橫出之役不在此限民何以不困今若每一結春出木綿一疋米二斗秋出米三斗則總為十斗而田稅之外進上貢物本道雜役本邑所納皆在其中一納之後終年安卧比之京畿宣惠一年十六斗亦甚寬矣兩湖田結共二十七萬結木綿為五千四百同米為八萬五千石付之能手規畫措置則米布餘數必多公藏私蓄上下俱足意外之役亦可以應之矣仁祖朝墾按忠清請行大同而聲議獲貳不得行至是又以為言詢問大臣命先試湖西後均之八方亦命李時昉叅畫其為法不問邑之大少唯以田結多寡出米京畿十二斗湖西十三斗船運上京其遠海山邑準米出布亦委輸于京自御供以及奉祀享接賓容細

至芻稈薪蒸之屬凡百需用皆於是取辦而預給米布於貢物主人使之進排官無所濶狹吏無所伸縮乾沒而無他賦役民甚便之○司僕正宋時烈推演前疏所陳十三條作為一冊子隨封事以進且曰程朱疏章皆有貼蓋今人主過失之未彰者則貼人主心術之隱微者則貼國家機密則貼宮闈幽隱則貼嘉謨嘉猷則貼義理甚切則貼此皆至上前親自開拆故敢用其式也今殿下方在袞素中敢用白貼進上留中召見曰所進冊子覽之至夜分不知疲也

寅庚

元年正月吏曹判書金集上疏歸鄉初右相金瑄請行大同法於湖西卿宰臺閣中名流皆言不便安邦俊至斥以誤國上以問集亦謂不可及集請詢訪人才於元老大臣不次用之瑄亦以為不可由是二人議不合瑄上疏乞致仕有曰

臣高祖湜罹已卯之禍傷弓之鳥常存曲木之驚今又觸犯時忌救死不贖何可久妨賢路乎集因此不安陳章請歸執義宋時烈言集臣所師事者也昔范仲淹被逐尹洙諸人以師友進退義無獨殊請與同貶今集既去則臣義難獨留上慰諭三人而兩解之集還鄉墳亦屢辭免相大同注遂廢不行至辛卯乃行
○二月起李敬輿為領中樞及至上引見慰諭曰今日起卿先王之志也尋拜領議政○命竄金自點于光陽縣先是自點結與援美國柄名官之趨勢者附托暉比中外莫不憤疾大諫金慶餘執義宋浚吉掌令李尚逸等論自點謂贖貨無厭似元載茅宅踰侈似梁冀締結內外似韓仇胄負國營私似賈似道請遠竄初只免相又論諂附自點見棄清議者申冕李之恒黃屎李海昌嚴鼎耆并請削板十一月特命遠竄

冕等宋時烈以行遣太重請還又有筵臣言減等定配時上方有激揚之意士流有彙征之望自點使其親密譯舌潛告於虜亦送長陵誌文以不書為獮虜大疑之以兵厭境六使連續出來上引見諸臣問曰何以處之領相李景奭曰臣受國厚恩敢不以臣自當乎是日拜辭即向灣上清使入京傳勅二道一則九王和書求婚者二則皇勅而噴我以挾倭恐喝者蓋前日東萊府使盧協慶尚監司李曼狀啓有倭情叵測之語右相鄭太和使燕時請繕修城池甲兵彼積疑於我因此生釁令公卿兩司會于南別宮使列立庭中初言皇帝及攝王致祭而不為謝攝王處無文書不稱號之事次言吊祭時不哭事而語輒歸責上躬景奭對曰皆吾之錯吾王不知也又問作表者誰趙綱以其時文衡荅以廟堂指揮清使第詰綱使之議罪以倭情事問曼協則初

無狀聞為對曼對以邊將而申轉聞而已清使厲聲曰奏聞
錯語必國王為之也景奭曰吾實為之鄭命壽高聲曰領相
果獨為餘皆不與耶戶判李基祚獨曰吾輩亦皆與焉是日
滿庭喘：無人色領相獨無危懼應對從容觀者嘖：稱服
上引見曰領相為國自當固無可言李基祚初不與焉而獨
能開口可謂有光矣諸臣頗有愧色上命以千金與鄭命壽
翌日駕幸館所清使曰李景奭趙綱當值極刑上反復救解
始言歸稟皇上更當有勅姑許白馬城梅棘連遣二使祈懇
始許二臣放釋永不調用李敬輿亦永不調用於是大諫趙
錫胤執義李弘淵論自黜付處出其二子于外大憲李厚源
請加罪始命遠竄○選宗室錦林君女彌義順公主資送于
九王元斗杓申翊全為護行使既到九王色喜○領水車

之制上教曰燕潘灌溉之用莫如水車而我國專昧此制咫
尺雖有滾：之流地勢稍高則未如之何農者天下之大本
而其咒之不利如此今自禁中造其制如其可用傳布外方
以為勸農之一助備邊司請令依樣造十具分送八道及兩
都○永曆皇帝為北軍所逼奔南寧明統墜○親行祈雨於
社壇禮曹請以黑靴玉帶黑靴行禮用樂與否議大臣趙翼
以為宗廟之祭因喪而行天地山川之祭越紼而行况且鐘
鼓羽籥專為格神明而設禮固以誠為本莫如本末俱盡之
為備也從之○以閔應亨為副提學承召八待言臣聞諸道
路皆白三代之治可復見矣及登前席大異所聞殿下不過
僅保社稷之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斷其不至於危亂不可
救者幸也上和顏虛受應亨曰歷陳朝儀之橫潰貢賦之不

均諸宮魚鹽之痼弊上動容稱善○前師傅尹彬進古鑑錄
賜豹皮以獎之

梓

二年三南諸道復置營將

仁廟朝設立
旋罷故復設

訓局之武騎砲兵視

前加額御營兵分部上番各有條理三南編伍亦令給復○
副司果閔鼎重進八条疏荅曰年少學士通達事務何若是
恚也勿移習俗之陋善養忠直之氣以期遠大好獵之喻可
不書紳賜臯比○命監試試卷管其皮封又宜割封書標之
制以防用情之弊○上御講筵校理李正英醉不能讀命下
番代讀承旨請推上曰以盃酌之失責經幄之臣非優容之
道其置之○上幸長陵水原府使率軍八衛上見其軍服皆
潤袖令更其制又以駕過時鞠躬祇迎非介冑之禮命今後
只拱手長跪○十二月金自點與其子鉞謀逆伏誅初鉞子

世龍尚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內外締結凶謀狼籍詛
呪起於內逆節萌於外上以事系慈懿大妃只賜趙氏死三
司百官請世龍妻及王子澂瀟並按律進善宋時烈以為趙
既伏法而其子未必預知不可使先王骨肉幽憂以死引漢
文淮南事請曲加保全俾絕譏議遂廢置絕島會海原令暎
進士申瑒上變告自點與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將推戴澂
瀟禍機甚急上御仁政門鞠鉞承欵遂誅自點鉞世龍士紀
等賜趙氏死竄澂瀟及世龍妻子絕島自點被竄後其徒疑
懼謀所以除去士流鉞問計於副學申冕曰若親密譯舌
告鄭命壽盡除山人則吾輩可安矣鉞乃使譯官李馨長行
諷虜中曰新王盡出舊臣進用親人將舉兵伐虜乃屯兵
關外連遣六使來詰事將不測上以身當之應機善處亦賴

李景奭元斗杓諸臣據理答之事得已自點凶謀節次益狼籍兇亦杖斃馨長赴燕遼拿鞠取服而斬初上遣中使搜自點謫中文書多朝士及閫外簡札并留中不下曰無可觀也已焚之矣由是疑懼者始定獄既平告廟頒赦不受賀曰元勳叛逆可愧不可賀也○時廷議以闕中有巫蠱穢氣欲上移御宋時烈疏論其不可曰帝王之生實受天地之命為郊廟社稷之主百神扶持萬靈聚精被么麼邪孽何敢干其間哉日為象陽之宗故輝隋侵迫而陽德無損伏願益明聖學秉陽德而絕神姦毋輕疑撓以害清明正大之氣荅曰誠誨之言實是淨石苟非至誠何以至此遂從之○憲府論統制使柳廷益孽妹為自點妾最愛親密請罷領相鄭太和曰廷益名不出賊招若以疑遠將人自疑矣上曰卿言是太和

仍進曰自點久居相職一時文武孰不入其門乎若以平素相識勒加罪案臣恐朝無完人矣上曰鎮定之責專在大臣予與卿堅定則喜事之人安敢肆也○湖西行大同法田一結收十二斗米○許被徵人各以本職叅經筵備局啓草野被徵人兼帶經筵事既定奪而考之大典堂下經筵例以文官差下而竊聞宣廟朝儒人成渾未無經筵只令閒官八待經幄今此被徵人破格兼帶似無不可而法典如此金集則以特進官啓下堂下則依宣廟朝例以本職入叅如何上從

之
騰錄

辰壬
三年定春秋謁陵永為恒式○司僕正李回寶應旨疏畧曰願殿下勿為察之明察之害大道勿聽昵之言昵之亂大公勿為任怨之舉任怨非其時勿守苟簡之案苟簡有不均

勿為匹夫之孝匹夫非帝王可法勿惡苦口之藥苦口利
於厥疾勿為臨法而曲貸曲貸則人不服勿為尚嚴而枉法
尚嚴則人罔措求賢盡先於山人誠未則衆君子興起朋黨
盡觀其公私明辨則公論者并發此非心鑑心術之功用者
乎若是天妖物怪亦轉移間一枯桑一退星耳上優批嘉納
○六月左議政金尚憲臨卒上遺疏言願殿下益勵初服之
志不贊好善之誠登善類以出治道修實德以恢大業上震
悼教曰天不慙遺喪我元老覽茲遺疏訓戒功至為國忠赤
至死深篤可不服膺焉尚憲字叔度号清陰自号石室文
衡八十三卒謚文正配孝宗廟庭 癸
亥及正公方居憂與勳宰書極論時事為大諫劄陳八漸丁
卯在北京聞本國被兵呈文該部遂有遣兵東援之舉張谿
谷曰公貞介王立釋禍三十載安於朝著無數年之久凡否

泰消長之際輒為寵辱之首中興以來發言斷事動與世異
頗失上下之交歸卧石室丙子南漢之議廟議疾視公如待一敵
國云移八鶴駕山夜中心獨起彷徨山野間有詩曰南阡北
陌夜三更望月追風獨自行天地無情人盡睡百年懷抱向
誰傾拘藩獄嘗言雪窖不甚苦只與申得淵相對甚苦有華
人孟永光畫師言金判書當今天下第一張道尊之上張春以
永平府
提學被執不屈汗於堂中構一當而處之或諸見則着中議
袍坐必西向汗甚教之留潘十一年死
政之除教旨諭旨不書彼人年彌辭免文字亦用此例孝廟
新服以肩輿出八闕中慎齋建請喪禮變通之議而公以古
今異宜有所持難在藩嘗自銘曰至誠矢諸金石大義懸乎
日月天地鑑臨鬼神可質鄴以合乎古反豎於今嗟百世之後
人知我心以遺戒只刻此文於墓石宋元庵誌之曰公平生

受用不外乎小學仁祖嘗曰金某在喉司閔中肅然其進退
難易之節一遵晦翁遺矩當大明之末以屬國之陪臣隻手
擎柱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孝廟之初相與利見期以事功而
泰山俄頽空言無施而韓愈氏以孟子躋之禹功何必九
合一匡然後人免於被髮左衽哉嗚呼盛哉嘗曰吾於凡事
一定不改是性偏處父同知公每聞其自外來雖當諧譔歡
洽之際必揮手止之曰吾家御史至矣體貌雖小而神氣精
剛一言一語皆極明白有下落左右枕衾指疊整齊無一毫
纖塵令人踈然起敬嘗言以御史在端川數月得小學一本
讀幾三百遍於是始知綴文裁斷法云然其家行淵源君臣
大義恐皆深得於此蔡裕後言清陰老先生爵與齒與學俱
進崔完城初疑清陰釣名及其同囚遂信其義而服其心清

陰亦初以為與榛櫓無異及在虜中見其以死自守亦知其
心本非為虜乃於隔壁酬唱清陰詩從尋兩世好頓釋百世疑
崔相詩君心非石終難轉吾道如環信所隨○牽長陵始行
辭陵禮○領中樞李敬輿上劄言如欲建功立事必以任賢
使能為要如欲置身無過必以納諫無聽為要菲衣惡食以
牽宮掖屏去文具節用裕民祛苛刻崇仁厚遠諂佞近忠謹
勿以趨奔逢迎為恭勿以謾謔恬退為慢上優答之○命自
今應絞者縊而不推○上御晝講教曰古人云亡國非一道
崇禎皇帝事聞諸華人外無遊畋之娛內無苑囿之樂亡國
之事一無有之而終至覆亡蓋由明察二字之不盡其道也
四年二月倭人請得祭器樂器深衣命賜之○議置安興鎮京
畿士人金石堅上疏請建置安興鎮為江都外援上以問李

已癸

厚源對曰此地狎八海曲數十里通湖西一條路時糧屯兵
內以表裏江都外以控制湖嶺令監司置行營為緩急八保
之地則可為閑防之大助也命待秋更議除石堅職○以安邦
俊為工曹叅議邦俊湖南人趙憲門人時年八十猶力學不
倦彌牛山為其師憲著抗義新編○始幸西洋曆法初東方
循用中朝所頒而未嘗自國中推策及世宗朝始立推策之
法然其數術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之不合仁祖
甲申觀象監提調金堉使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
自崇禎初行之乃講得其數術諸書而歸請令觀象監官金
尚范等講究十年始得門路至是奏行之○七月遣承旨致
祭于魯山君燕山君墓副學金益熙陳白也○八月京畿行
量田左議政金堉上劄言京畿根本之地田結太半欠縮令

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八田間按字作結以除覈田擾民
之弊嶺西流民岱山為業田野不闢名山自赭擇定別將設
置屯田令流民勸野墾禁山耕限三年無徵其稅上并從
之教曰畿田土瘠賦煩打量之時降其等第務從寬歇仍領
遵守冊次第施行於諸道

不一非三等而能盡而差科不精故今更參詳田公三等而
更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五分五里為量尺積一
畝一尺一畝為一結二畝五畝七畝八畝十畝十一畝
五畝下三道水田膏腴之田多而瘠薄之地小京畿黃海道
水田膏腴瘠薄相半而江原咸鏡平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
在前下三道及穴傷公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以
九等年分及穴傷公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以
為第一等中等田為第二等其中公等不中之田或升或降
降務要得中在前下等田內雖無水根地品膏腴水田及雖
往雖水地本未地品膏腴之田并一二三等內以相當等施
行雖地勢居高沙土相半差引水灌溉木較茂盛水田亦公
揀二三等施行其下以茅四等施行其五六等施行若川浮灌
江原兩界等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浮灌

處不在五
六等例

○臘享而供生禱以其弊不賞令諸道後勿生致

○追贈卞和臣洪翼漢等官爵○副提學金慶餘卒慶餘

善辨
松崖

母宋氏夢白鶴入室以丙申生學于母夫人丁丑後大

歸懷德養親觀書樂以忘憂構小屋扁以松崖曰松有後凋
之操崖有壁立之象蓋寓意以自礪也甲申請為舊君服格
不奏孝廟初服羣賢彙征聖志卓然以大諫陳六條疏上優
批懇召遂膺命已而知世道終不可為歸卧鄉廬為終焉計
病劇謂子震粹曰常願湏臾母死見大明恢復今則已矣口
呼遺疏有曰三百年綱常斃絕既久昭明大義豈非今日之
第一務乎文成改席掀髯而逝長身美鬚崖宇軒昂寢然有
山岳氣象於人鮮許可至與賞心人言傾心示款無有隱伏平
生未嘗有一點墨費乞字人亦不敢干以私宋允菴曰若公真是

午甲

衆卉之芝蘭歲寒之松柏也歟臨沒之際從容整暇慎獨齋
聞而善之曰君子正終當如是也

五年以李浣為訓練大將初上密問鄭太和曰具仁屋老不
堪任誰可代者太和以浣對即拜訓將居無何軍卒多怨上
復問太和對曰仁屋年老兵不畏將久矣遽見浣紀律嚴明
自懷疑劫過數月則軍中必恨其未晚也後果如其言上嘗
夜召浣入卧內問曰國若有急予入江都若軍未盡渡敵兵在後
則奈何對曰臣已造大帑約盛土二十斗使人各持一行則
帶之任則盛土連紉三帑以為一塚列峙成城則高可一丈
廣可自衛而其掘土之坎亦可代壕塹此原野禦敵之長策
也上稱善○三月大閱于露梁先是上以歎金銀御甲胄白
羽箭角弓賜浣曰閱武在通宜有寵異之典故以賜卿○別

設成响祭酒而不拘資級以宋時烈宋浚吉兼帶○命續成
宣祖實錄初仁祖命李植專管未畢而卒至是命金堉蔡裕
後續成之○大司成金益熙上疏曰我國家倣周典設官三
公統六卿六卿統百司遇事政府該曹相議舉行之百年無虧
闕自備邊司之設事無巨細皆歸本司而政府徒擁虛号六
曹皆失其職莫如革罷本司改稱政堂使六曹長貳各以其
事稟定於大臣以復祖宗之舊也兵以衛國有國先務然我
國貧國也實無養兵之力宜倣祖宗朝公卿子弟皆屬五衛
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身役有殘疾外不為舉業者年二十
五以上各收二疋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疋而十萬之兵可
以養矣養兵之具既足則乃可以變通運制修明師律也今
之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為

人主之親兵若令諸道募驍勇有材力者送之京師充補禁旅
以滿一千之數而別擇心膂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強可以潛
銷亂萌也上召見逐條問難命大臣次第講行○夏建萬壽殿
于昌德宮慈殿大妃所居處挾隘上親自視址以營別殿曰萬
壽曰春輝

未乙

六年上夙興致於桑土之策命元斗和管江華李厚源管安
興李時昉管南漢洪命夏管紫燕島使各繕修儲峙每引四臣
籌畫經理日昃不倦時召左右別將分領禁旅親閱禁中○四
月列聖誌狀成所得合為四十道而得於宗錄者無撰人姓名
其未考出又十三道且德宗誌文元宗行狀皆尊崇前所撰尊
崇後必有所撰之文而考據無處云○城安興鎮○命通信使
父母賜餼廩○命造二銀杯賜太學初太宗為前朝國子博士

行爵館中有青花杯及即位飾寶藏之惟多士宴許以行酒
成宗朝其杯破缺改造竟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金益熙
請改造續祖宗故事故遣中使賜銀杯宣醞於館官及齋儒
下御札曰庸續舊典特賜銀杯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
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明日知館事蔡
裕後等率諸生上箋謝先是全南道沿海諸道扶安 蝟島 靈
岩 楸子 島 羅
州牧島草島 光 角
里島 鵝 島 紫 蓮 梓 自列朝賜成均館收稅養士後為諸宮
家所奪占至是大成金益熙白上還屬本官○八月設能磨
兒廳逐朔試陣法○九月上幸草陵還至露梁津顧瞻都城
嘆曰羨哉江山之勝也東國王都漢陽其最乎時御營提調
李時白摠戎使具仁屋領軍陣沙塲待隨駕軍齊度合陣摠萬三
千上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御之不得其道徒為無用之卒也○

十二月始行錢初東方未有錢幣只以廢布交易貨賄太宗
始命河崙作楮貨後廢不舉宣祖朝有行錢之議以銅鐵非
國產亦不行仁祖癸酉從戶判金起宗言命常平廳鑄錢
文曰常平通寶復因廷議多歧而罷金墳奉使明朝見其用
車與錢甚便於民歸以為言及上庚寅再使燕以先行錢於
西路試其便否為請遂以行資所餘賫唐錢十五萬分留平
壤安州又命訓局鑄錢使偏行列邑民多便之至是始通行
京外命墳更定科條設鋪於畿甸西銀一兩直錢六百米
一升直四錢皆隨時低仰京師大同米一斗代以錢詞訟衙
門贖布以錢叅半各司貢價五分之一及雇役價戶兵曹料
布三之一皆以錢代要使公私錢路流通其毀錢者有罪又
劉薦朴守直委以行錢之事丁酉因李時昉言議廟堂違

罷○左議政趙翼卒翼字飛卿號浦渚湖壬鎰七十七年謚文孝三歲排甚子佐易卦稍長泛濫博通如禪家文章音律書畫兵法卜筮無不洞曉常以諸葛武侯自期許少學於尹月汀以大學中庸為一生用力地廢母論起且聞宣廟昇遐時事或有可疑者公痛傷曰尚可仕乎自是十餘年有除皆不赴癸亥反正首以吏即起嘗言於上曰資質之美有限學問之益無窮漢唐以下人君以美質致治者或有之然不能及於三代者無他坐無學問之功故也完平行大同之法以兼宣惠即講定節目時有金趙兩女子八宮上劄曰君子知幾當憂其漸人臣愛君當慮其微且聞畫工八閤累月不出又豈非喪誌之一端乎又上劄請變講經之制曰我國取人以四書三經背講為程式而以講經及箒者寧多寡於聞見短於文字庸陋

無識反不如以詞章得之者今若變此科舉之法凡大小之科無不以經書為講而所講之書皆令臨讀惟觀讀之生熟問其意義之所在音釋雖有違於諺解苟通於文理則不斥也如是則為士者無不以經學為事自當為有識之士矣公既退築廬莆岫左右書史沈潛尋繹居有湖山之勝或命遣輿或從扁舟與村翁野老徜徉真率遇者不知為卿相也性至孝議政公晚年起居不良公晝夜不離側飲食坐卧便旋皆親扶持及喪公年近七十日夜號哭三年如一日所處枕席皆淚著而朽性喜酒母夫人尚憂之喪後曰不復近口父母所嘗終身不食語及必流涕親舊之喪累日不御酒肉雖泛識僕妾之喪必為却肉一月之間食肉之日無多入朝五十年位至三公而無宅於京無田於野自為秀才已以經濟為

已任常曰治道惟通經窮理之人知之非常人私智所可揣度為也又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國之所謂例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亂之例也曰而循之則衰亂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為善之例乃庸陋之例也曰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改乎好學之誠老而彌篤雖酬酢事務應對賓客之時心目未嘗不在於書卷上七十之後灯下猶看書

申丙

七年正月校理閔拜重曰虹變陳劄八對請立志得人上曰此雖至言知人最難李珣當太平之日欲養十萬兵於都下人皆笑其迂濶壬辰亂作始服其明見此誠近古所未有之才然以宣祖聖智終不克大用：賢不亦難乎對曰人皆有一能惟在隨才授任而已上深然之○五月閔早審理上曰為國之道由家而國曾者審理只及疏遠不及至親可乎激

浦及三兒久處海島且浦過時未冠婚一念不能忘予欲放還諸臣感動無敢異議上何命復爵号政院繳還大臣議皆難之獨領中樞李敬輿以為激浦放還之命藹然有堯舜之心昔周公討三叔置辟其魁以七乘囚霍叔三年不齒其後復其爵邑激浦五年園廬足擬七乘之囚到今復爵無愧周家仁厚之意設為國家遠慮有爵無爵恐無關係上從其議○夏下大司諫俞撤于獄時麟平大君赴叅判吳挺一婦兄家燕席承旨柳道三乘醉與大君言而誤稱臣郡守徐忭聞之上寢告大君擊牛會客以道三事為言上震怒親鞫忭杖斃竄傳說者臺諫劾道三妄發遠之撤啓於榻前曰道三不能勤慎知大君在席而輒入坐又其忿發非細今但適職物情未快請罷上大怒曰撤欲以忘發為實事其心可知教誘徐忭者必此人也予為人主不能保一第字命遠諫長

下獄嚴鞫右議政沈之源進諫上曰不殺此賊無以為國金
吾官有怠慢不遵命當先罪之是日撤受刑一次而又當加
刑諸臣戰慄無敢言者司諫尹鐫獨詣閣啓曰俞撤職為諫
長方纔昵待而殿下猝縛搥撲加嚴訊焉是尚何忍且審理
之命甫下而繼有駭動一國之舉在廷諸臣莫敢一言安用
輔弼公卿為哉臣官以諫名不敢隱默以負君父上例報不
允於是大臣三司交章力爭命減死絕島安置因李景奭所
達移配平海復因掌令權認所啓蒙宥設軍門無把搃令其
自辟守令○判中樞府事金集卒集字士剛自号慎齋沙
謚文敏配孝宗廟庭
溪長生子萬曆甲戌六月六日生學語時豎一指于口曰此
中字也從宋象賢宋翼甥學辛卯中進士授齋郎不就癸丑
奉親歸連山父子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仁廟改玉求外宰扶

餘甲戌以持平召辭戊寅以庶弟景死八京席藁待罪上特
以父兄之故原景罪擢承旨為輔養官丙戌除贊成孝宗初
八臨謝命特拜禮參銓曹言其格外移工曹上封事論喪禮
進一冊子賜對從容曰國無所寶惟御是寶山陵復土即決
歸上特遣金益熙別諭不得已遶八俄拜吏判遂出謝時金
堉主大同之議不合陳疏辭歸卒年八十三宋屯菴曰公
端方審密溫雅和粹如精金美玉清而不激介而不矯承累世
積義之餘聞詩禮淵源之訓其規模節度一以家學為準不
屑幼時華藻惟專心性理之書言談舉止無一毫放過老先
生以為父子間知己雖以氣質之品而造德各異其道則未
嘗不同也雅志冲素始不欲一脚出門晚際聖明感激恩禮
知無不言必中禮前後論治皆本於人主之心文詩端的

雅緊筆法精健方嚴娶俞泓女病不慧撰其家政者粟谷庶女也

丁酉

八年公州牧使申沅編農家集說鈔印以進上嘉賞之命印布中外○命以翼善冠袞龍袍定為陵幸時服御上嘗與造臣語及我國衣服之制曰前朝鄭夢周遼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蓋中國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其駭異冒子太高涼臺太濶出八門戶動輒窒碍至於衣袖亦太長濶不便行步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良以戎服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裡絲笠徒拘束其動作何益於行陣乎鄭太和曰聞壬辰亂後嘗欲為中國之制上下皆著小帽子而竟未能行云矣上曰道袍之制亦自壬辰後始有我國帖裡初與胡人帖裡同其制古有胡耳掩狹小輕銳而今

無之大抵此等初無定制只因一時俗尚輾轉變易也仍教曰戴笠乘轎終覺不便令儒臣熟講陵幸儀弘文館啓陵幸時冠服考諸五禮儀翼善冠袞龍袍無分於輿轎也如其言○設瘞坎於猷陵從金墉言也○九月命王世子與贊善行揖禮先是世子欲行揖揖於贊善禮官覆難而止至是自上命行○舊例王妃於父母葬時無望哭禮：判李厚源以為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遂請行以為例○贊善宋俊吉請成三問朴彭年綴享鄉賢祠因大臣議格不行壬辰知事趙綱請兩臣旌問未果行至是俊吉啓曰聞皇朝文皇帝補方孝儒一代之罪人萬世之忠臣未數年梓其文集且許專祠天朝規模氣像寬弘深遠我朝成三問朴彭年等實孝儒之儔也三問曾居連山彭年曾居懷德兩邑俱有儒賢祠學者願以

西人餒享此非專祠之比乞依明朝之典特賜允許則有補
於風化矣大匡說不○李敬輿卒字直父号白乙酉生襁褓
時女奴抱公立道側姜承旨緒過而撫其頂曰兒有宰相骨
法當大貴矣十五皇朝董仲郎過之踈然曰雖在上國亦當
為名世人矣仁廟賓天公朝夕臨哭班每誦真西山謝表常
冀宣室之席前忽痛啻湖之弓墜輒嗚咽流涕言於孝廟曰
為朋為黨莫如丙忘丙忘則心無所累其喜其怒莫如付物
付物則我無所與天道至誠品物咸亨人主至公群方取則
建請歲取諸道耗穀三之一輸於京名曰常平又益以他
財穀以供四帖支持之費自一鷄一魚皆自官辦不以煩民嘗
論兵政曰昔周世宗曰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吾安用此遂
大行汰簡兵威以振兵之強弱固不在多小今宜大蒐諸道

東伍合訓御兵通為十萬之兵盡去其冗卒而團束之兵可
益精矣知兵者皆服其言事未施而公去位識者恨之自在
幼稚未嘗有爭競忿戾之色與人言語意安神定平居燕閒
尤樂用自在於義所當為者直行不回勇往不沮凜乎其不
可奪也讀書日有程課至年高宦達尤喜靜夜諷誦晚卜筮
白馬江上愛其湖山之勝別構書室於山巔跨絕壑而臨大
江每春宵秋夜月色瑩朗嚴冬積雪四望浩然輒登覽而樂
之或兀坐閉門凝神靜觀如有年故能泊然於榮祿超然
於勢利可知公平日所養之深矣文章本源經術窮極事物善
發難見之情詩亦以神韻為主李焘以公不書虜中年魏志
在南朝虜執公歸及遼拜右揆仍使虜又拘公及歸仁廟
立鳳林為世子公獨持不可又力爭姜嬪獄遂南竄北移孝

戊戌

廟初元即復拜相虜唯前事又瘡之丁酉卒資稟粹義力學知要常謂此心如光風霽月夜朝之氣益可見故措辭斷事皆有本末立朝必以人主一心為主丁丑後益以不死為恥常賀正曰毋忘在莒之心蓋篤尊周之義孝廟朝有魚水之契每稱大人先生劄批有至痛在心日暮道窮之語

九年湖南行大同之法領敦寧金墉上遺疏曰湖南之事臣已薦徐必遠而付之臣若溘然則恐一朝無助事至於中廢也

谷曰湖南事得人而付之何憂何慮後上追思墉曰安得擔當國事堅確不撓如金墉者乎後必遠狀啓言扶安縣監柳昃以差負上京若賜召見庶悉海民餓莩狀政院以失體請推宋時烈上疏曰必遠之請語意撲直不害為獻忠也皇朝故事十三省官貢進表來者并更卒引跪階下皇帝親傳玉

音曰知道更卒之賤咸得仰睹天光其規模廣大誠意惻怛如此今殿下引八卦內問民疾苦則遠方疲瘵亦必感殿下恤民之誠也上嘉納○貞仁翁主卒于其子洪瑄安山任所使之八殞其茅○設童蒙教官吏判宋時烈建白也前叅議尹善道上疏曰鄭介清事有關於國是不可不明辨也噫介清見嫉宵人橫死已丑之獄幸得伸雪已三十六載而到今構誣有倍於已丑者何臣聞介清本貫嶺南鐵城人六代祖可勿麗末以令同正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沒於官今之所謂鄉吏是也其後免役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謂之官屬則不亦寃乎官屬即官奴之稱也我國鄉吏之子孫赫世官冕者不可勝數奴之與吏等級固天淵也况書院之當建與否只論其人之賢否未必論其人之世系而宋俊

吉登對時言介清務安官屬也官奴而隱匿則其罪大矣已
其構獄時豈不舉此而添一罪案乎李端相與浚吉二而一
者而其疏則曰介清羅州之鄉吏孫二人之言何若是不同
也故相臣朴淳長於介清六歲也介清以肩隨之年豈有定
為師生之理乎淳年三十以前豈有誨人之理也三十以後
則長在名宦雖欲學豈可得乎介清愚得錄中載抵淳書數
篇或云與思庵或云上思庵自稱以後生某或只稱某而不
稱門生則其不為師生亦明矣宋浚吉登對時誦金長生之
言曰介清於淳有師生之分而淳罷退後反附托攻斥又曰
金長生公會間與介清相語曰知朴相否介清曰聞其家多
書籍往來者考云此則以背師為介清之罪案也李端相疏
曰朴淳嘉其篤志嚮學薦授羅州教授遂為門下人介清之為

朴淳所教育舉世所共知其下又曰背師反覆至於四學疏
則介清本以羅州鄉吏之孫讀書甚勤朴淳愛其才華館置
于家勤教誨至於十年之久端相之言比浚吉既多敷衍
增益而學疏之敷衍增益比端相倍蓰以門生叛其師為士
者之大罪則已丑羅織之時豈不以此添作罪案而今始提
起乎但介清與淳同鄉細知而相善宣廟嘗曰苟有倭亂誰
可為元帥朴淳曰以臣見鄭介清可為八道都元帥矣此語
載朴淳日記矣然介清羅州教授非朴淳所薦授柳夢昂倅
羅州時介清門人羅德峻等設鄉飲酒禮奉介清為尊賓夢
昂往觀羨其禮款之盛而嘆夫封疏上聞除為州訓導介清
嚴師弟之禮教以小學鄉約經書性理書歲餘禮義之風日
長於鄉黨而有校生洪千璟者自矜文翰一不八校介清告

于牧伯施以楚罰夢昂去而介清亦辭歸則朴淳薦為教授
之說亦誣也介清與送賊汝立雖在同道相距三日程初無
相見之路校正廳從仕時適與汝立同校僅十餘日而歸豈
有親密之意也其後絕無相從之事而端相疏曰介清數與
汝立會議山寺汝立曰古今惟伊尹為聖之任者何事非君
何使非民之語十分活動在後生最可法介清曰士當以仁
義中正根於心節義落於一邊東漢之末亡國是也噫山寺
會議案有是事則同鄉之洪千璟鄰邑之丁巖壽等萬無不
知之理自羅州構報與委官羅織之時何無一言及此宋浚吉
登對時曰介清再出送招云而介清被拿初非出於送招全羅監
司訪問羅州而鄉所數人校生六七人以私嫌謀殺介清告狀曰
介清與其門生趙鳳瑞偕往汝立家觀碁因此被逮委官鄭

澈議啓曰觀碁之事一向補究而排節義丁岩壽語一說其流
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請刑一次後傳曰照律配慶源到阿山
堡以疾死其前其後絕無出於送招之事然則務安之官奴
朴淳師生山寺會議再出送招此四條皆是已丑所無而今
乃做出欲為介清罪案也當時鄭澈之啓曰觀此書札則介
請與送賊交厚締結正是不虛至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腸又
曰見道高明惟尊兄極為駭惡云々此固為鍛鍊之深文而
浚吉登對端相疏中亦有此語噫有瞻之為小人者皆知之
而端相之父明漢贈詩曰文星今與德星俱千里湖山興不
孤想得閑西新樂譜一時爭唱鳳將雛德星文星鳳將雛蓋
指甫瞻父子而言也臣不曾詳聞此詩而端相兄弟誤聞臣疏
中應載此詩而切齒唾手到處煩說故人之不聞此詩者無

不聞知而其詳遂入於臣耳此正所謂春雉自鳴也鄭澈之
必殺此人何也有人問澈之為人而質其清白者介清曰先
儒言人奉身請若却是愛官爵雖緘父與君敢為介清為谷
城勤親往來過門不八此其所以為崇也殺士之名萬古太
惡澈之子宗溟請雪父冤全沒其父構陷之語乃曰宣廟命并
八排節義之說於問目中而刑推端相之疏亦然蓋欲歸殺
士之名於君上而脫其殺士之罪也鄭彥信之被逮其子慄
摧絕而死故相臣李恒福以問即詳知其至冤為製其一篇
詩使置壙中其後慄子世規等既長遷厝慄開壙得輓畧曰
有口豈敢言有淚不敢哭撫枕畏人窺吞聲潛掩泣誰持快
剪刀痛割吾心曲其後李顯英為江原監司李命浚為江陵
府使刊白沙集於江陵澈子弘溟見此輓而憚之改刻於晉

州而削去此詩且追入一篇書於末端有若恒福所著者而
然皆言鄭澈力救善流不為殺士之事者也然其眼者皆以
文體為不同半以上似恒福文體半以下全不相似而上下
語意亦多逕庭皆謂此篇乃弘溟任加巧飾添造者也伏願
澗菽德音以雪介清泉壤之鬱結以快萬古士林之公論云
云呈政辰至十度皆見却○綾川府院君具仁屋字仲載号
請社亭世血武少師沙溪期以遠到宣廟大漸時封兵書
兵判左相諡忠武數十卷題曰以與其某公自北邊哭受賜書方圖反正時賊
筠金鏞謀急公曰先除此賊大事可諧與李重老乘夜往刺賊
筠不在撫劍而歸點守珍島東裝赴期至全州聞反正之報
遂策二等兇遠之亂毫未啓稟吹角動兵分捕賊黨癸巳親
鞫金弘郁敢救者將處逆律公以原任輿疾入諫特命罷職

弘郁竟死杖下公即出江郊太學多士攀輿稱賢都民罷市
疾革謂子弟曰吾年踰八十位極人臣只恨國恥未雪耳掌
兵三十年恩威并施咸得其心及卒門生却曲執紼哭送填
咽街巷○戶曹判書李景稷字尚石門父執徐判書渚以七臣
被逮而與延興家為姻故禍尤不測公與有瞻有族分以親
命往探其意冀得分疏甬瞻意稍解得少紓甬瞻婿朴自興
以吏即舅甥今黨睚眦適見公於席上乃黜為輸城察訪廢
論終不叅庭請公有孝友至行少時遭亂父母艱食公從漢
將衙門傭書軍簿以供甘旨其在邊邑音問相續而恐行者
怨苦必厚資其人以慰之李判書安訥航海到寧遠衛市得
大梨數十顆寄傳歸舶蓋感公誠孝也○趙克善字有熟
号治谷朴
知誠趙翼之門人以薦為童蒙教官以趙翼言為司業戊戌

夏巳

以掌令謝恩閣下中風疾昇歸邸以卒性至孝兩雪夏涼輒
至墓所省掃侍父病手浣便溲所污割指進血以父嗜膾父
沒終身不食膾國忌必行素仁廟喪之一如親喪居家未
明而起八國不敢中道觀於此可知其為篤學力行之君子
矣以孝旌閭啓運宮服制議與潛治合著說以明之
十年命祭酒宋浚吉看詳四學規制東齋圖點及一年二十
四巡製之規并累呂依
程子既試為課之義及大典勸獎述解本學官每教授每甲
時一巡取講誦十人而小學五人四書五人或詩賦或文臨
時出題通四時各講誦四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雖官學
與官舍生大率取十人而小學八人四書八人合製八人
并赴生進貢試分二講誦製述各依此例童蒙教官加七
人并而誦左八人每二員分差四部三以登分教官以訓童
蒙分方訓長依其一鄉公論擇差甚官分宜右右以便就
學自及願助守令親考講誦司都事教官巡歷時或題或
講有來初者施贖不能者禁榷
禮曹假啓請依此施行之五月四日上昇選于昌德宮
大造殿時上患鬢腫遺稼有日而以旱乾露立躬禱是日果

大雨而候候自此添劇痛不可忍令申可貴下鍼血注不能止遂大漸頷相鄭太和吏判宋時烈等趨上已昇避中宮設屏御榻西北羣臣環榻而哭遂退小欽後大臣以下請入視欽仍曰禮小欽不結以絞未掩其面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也世子令大臣儒臣熟講鄭太和宋浚吉議只不結一二絞以存愛禮之意時烈出奉審梓宮潤狹與大欽不補即招中使以細竹量度玉體而來其潤果跨梓宮墻外而有餘即言于院相諸臣俱入奉審或疑欽衣太厚以手按之則所繫甚溥明知玉體肩甲甚潤而此院相使鄭善學急求廣板不得達于世子遂用聯板左右板追加恭百度○孝廟上賓前有御札下宋時烈說話甚多而大槩多凄楚辭蓋自知大命已迫矣時烈問李喜朝曰金賊骸骨今藏在何處喜朝曰

孝廟於夢寐間有以此賊不祥之事耶曰然○誌文畧曰王以聰明睿智之聖有傾否濟屯之志臨御十年克念克勤未嘗一日或怠海隅含生方且踰踵延頸以望功成治定之日乃以禮陟嗚呼天乎真所謂創業未半中途崩殂嗚呼天乎自三代以下治不本於學故道術為天下裂惟王遜志求道以御家邦故駁乎王道之純三代以下惟功利是尚故多愧於天理民彝惟王正誼明道無所計較故聖志克定卓然如青天白日曰曰不克曰曰民寡惟厥心厥事是既是常有日暮道遠之歎又嘆曰古語云一二臣同不為無助今則大小數同惟目前是圖誰與我共此者時有荆南惺對之賜其沈機鈔等壽有非人之所可窺測者尤好宋儒書有以心學說進者即授進臣證正曰得無有悖於程朱否蓋其秉天理明正

學正王法伸大義以繼春秋大一統之業以承聖考道心之
傳以不負皇天生聖之意者豈非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
無疑者乎世無知德者固不能象成歌詩疏越薦聲使人悵
然如復見盛德之容然以經傳所載模象而蠶管之其乃文
乃武祖乎堯孝悌盡道宗乎舜勤儉惡旨酒法乎禹不遁聲
色改過不吝慕乎湯視民如傷卑服康功師乎文王發摶蹈
厲恐不逮事象乎武王自漢以下則恢廓大度高帝如之重
厚直柔光武同之信義彰著昭烈近之孤矢鐵柱寤寐英豪
而齊志不伸惜乎宋孝宗似之此則時勢然也王在燕忽見
五彩凝室而神龜出見昔禹抑洪水而天乃以是錫禹使王
志業成就則將不在禹下奈何天示之兆而不畀之壽使天
下萬世卒不得受其賜歟孰謂亂之可治度之可正而陽不

可終無歟匪風下泉之終於變風其意安在豈所謂天不勝
氣數屈伸而然者歟雖然建皇極之正明人倫之晦其正大
宏遠之規日星乎中天以遺我聖子以基億萬年無疆之業
則其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者未嘗不同也龜真有知也歟
噫此可以少慰臣子無窮之痛者歟○宋時烈劄伏念自古
帝王有大德盛美則必有博古能文之士持簡操管從而寫之
故事蹟載著傳之因倦使後世力誦不已此非如臣者所可
踰望又况所被傳教之意其所以推明謨烈緜述志事者卓
々巍々震動宇宙如臣者尤不足以奉承故久益咨且冒死
復辭矣伏承批諭愈益懇惻臣始敢不揣陋劣收召魂魄始
得撰次第以呻痛之中絕少操筆之時以致遷延不以時進
心切悖恐無地措身也臣垂死之中五情猶存每當書事纂

言優然恍若復瞻天顏更聆玉音嗚咽不堪一字千潯嗚呼
悲矣茲者僅得脫膏淨馮投進嗚呼疇敢以軫施之末繒天
地而畫日月也且以畏約拘忌之故務為宛轉不能直書其
所謂主上明聖而德不飽聞者也尤不勝痛苦茅嘗見朱張
二夫子嘗銘其友魏徒之墓異難小人曾覲之勢而恐貽徒
之不測之禍故徒之言行不欲察言之其後二十年朱子
追補其所闕今日之取可畏不止於曾覲而已則願安得肆
意以書無所斟酌哉此或是一種道理也臣若只為一身禍
福以曖昧先王之志業人不食其餘矣何以舉顯於天日之
下哉是其大體之不可闕而尤可忌諱者則終不敢書若
處之有術則追補亦無難矣惟其所書者亦不無更加詳量
者則姑作兩說以俟睿擇蓋尤欲微其辭而著其宗伏乞殿

下與一二大臣高議以定取舍不勝幸甚且此進御之本臣
野宜手寫而病不能成字又不敢付之外人以益其煩言故
只使不解事賤息隱屏而書之其於上平空連遠失格例者
殊多又多塗乙不恪甚矣臣既覺其如此不勝震駭亟欲改
本則日期已迫不可復遲故仍以呈進無任惶恐俟罪之至
取進止○李景奭議今見淨本欲其可改處業已改之以臣
淺見如人定亦能勝天况天道自能泯滅者乎故十六字似
涉語長且匪風下泉之終於變風其意安在此十三字雖無
之似乎可笑未知如何既有取慄敢此進達更詢于作者云
矣戶判許積劄伏以臣於頃日偶見左叅贊宋某所撰誌文
草本歎其立意之得體而尚恨其遺辭之或欠於痛快即伏
見下都監淨本則此草本多有所刪改而其刪改即其語意之

微露稜角處也臣於此尤不勝慨然之至嗚呼我先王深仁
盛德固非文字上所能模寫其彷彿而至於平城之憂臨御
十一年間寤未嘗一日忘于聖志者也夫志未就中遂崩殂
豈非東土舍生窮天極地之至痛也猶未墜於地可傳於後
世者存焉凡我臣民之所當盡心於今日者其不在茲乎雖
有所異約不能大書特書不一言又安可過執疑慮刪之又刪
至使宗錄終不免為埋沒之歸乎嗚呼志不伸垂空文已不
禁忠臣志士嘔血欲死之心今乃并其文而沒之則後之人
於何傳信而考德也宏猷遠勗愈久寢微而莫之傳則又豈
非千萬世無窮之遺恨也哉其在慮患之道固宜謹慎而寫
時無謄刻後勿印不煩衆目斯可保無虞雖更書其痛狀之
語且無不可况可刪其立意之大要乎如其不然致令流播

則設令更加刪改豈全無一字之宜秘者乎已刪之文亦足
招尤起鬧恐在其刪之之意也以此言之則刪與不刪無甚
懸殊只令必可傳者不傳而已以臣愚昧誠未見其可也噫先
王豈不知燕少力少之形勢而猶能奮發其大志惟義之在
不計較利害今殿下反不敢書其志之所存於掩函之文
訛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此又臣之所大戚也茲文既經睿
覽刪定又出大臣如臣篤淺議論敢到而受先王死生骨肉
之恩莫臣若也絲毫未報弓鈞遽遺此身此生長而已矣念及
揄揚之失真益切悲痛之填骨髓將當回不當刪之條書諸
別紙冒死投進伏乞聖明深加意焉留臣劄本于中更詢當
否廟堂毋令莫重之文歸之於草俾得永有辭於天下後
世焉取進止○山陵卜定於健元陵內初尹善道以風水術

謂水原府治最吉公卿三司皆言其不便不聽領中樞李景
奭陳劄略曰生有益於人者死不害於人是以欲擇不耕不
食之地而葬焉仁人君子之心也凡犯五患之戒忽衆怨之
業必用必不用之地決非忠臣志士所以為國家深長思也
又曰先王在天之靈亦必以托先陵為喜而竊聞諸術人之
議皆以為此大明堂氣像山家之說本不可明審託其所論
而觀之此地之不易得也審矣今捨先陵內不易得之神穴
反託於五患之必至衆怨之所萃則其不明於天理人理甚
矣安保其地理之必吉乎水原之取於初者以其吉且近也
如取其吉且近則孰若健元陵乎水原之毀民廬壞兵本雖
曰不足恤古之君子之葬其君也毀一當路之室猶以為難
地理不敢知而下恤民心則上當天意未有拂人心違天意而

能善其後者也水原人皆謂不可健元陵內人皆謂可至孝
之情惟思擇吉而能審取舍則吉在其中矣遂定健元陵內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二

顯宗紀

顯宗

昭休行慶敦德義成
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諱

字

孝宗子仁宣王

后以仁祖辛巳二月四日誕降于瀋館在位十五年甲寅

八月十八日薨三一男葬崇陵州楊

妃

顯烈貞獻
文德明聖

王后金氏

籍清
風

清風府院君忠翼公佑明女癸

亥十二月五日薨葬崇陵三十一

亥巳

五月己巳即位于仁政門尊慈懿大妃趙氏為大王大妣王

妃張氏為王大妃冊嬪金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大憲李膺著大諫李尙真等上劄請遵朱子君臣服議製古

喪服以製布幘頭布公服布草帶以朝下禮曹收議儒臣

宋時烈宋浚吉等以為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等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二

顯宗紀

顯宗

昭休行慶敦德緩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

桐字

孝宗子仁宣王

后以仁祖辛巳二月四日誕降于瀋館在位十五年甲寅

八月十八日薨一男葬崇陵

楊州

妃

顯烈貞獻文德明聖

王后金氏

籍清風

清風府院君忠翼公佑明女癸

亥十二月五日薨葬崇陵

三十里

亥巳

五月己巳即位于仁政門尊慈懿大妃趙氏為大王大妣王

妃張氏為王大妃冊嬪金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大憲李膺著大諫李尙真等上劄請遵朱子君臣服議製古

喪服以製布幘頭布公服布草帶以朝下禮曹收議儒臣

宋時烈宋浚吉等以為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等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一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二

顯宗紀

顯宗

昭休行慶敦德毅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諱

京直

孝宗子仁宣王

后以仁祖辛巳二月四日誕降于瀋館在位十五年甲寅

八月十八日薨三一男葬崇陵

州揚

妃

顯烈貞獻文德明聖

王后金氏

籍清

清風府院君忠翼公佑明女癸

亥十二月五日薨葬崇陵

里三十

亥巳

五月己巳即位于仁政門尊慈懿大妃趙氏為大王大妣王

妃張氏為王大妃冊嬪金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教大赦○

大憲李膺著大諫李尙真等上劄請遵朱子君臣服議製古

喪服以製布幘頭布公服布草帶以朝下禮曹收議儒臣

宋時烈宋浚吉等以為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等

以為先正臣李滉為此議故相臣朴淳以禮官持難而不之
改故儒臣金集為此議故相臣金尚憲亦有所持難蓋國朝
流未之禮不可遽變也從大臣議○慈懿大妃為大行大王
服制五禮儀只有母為子服暮不及長衆傳重之別禮曹判書
尹絳參判尹順請議大臣儒臣兩贊善曰儀禮喪服疏有雖
承重不得三年之文大行大王雖已承統然於倫序自是次
適大王大妃當為服之不當過暮年矣尹鎬乃引儀禮斬衰
章賈疏所謂茅一子死取適妻而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
子之文謂大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書送于延陽李時白院
相鄭太和坐閤門外邀吏判宋時烈示其小紙時烈曰禮疏
果有是說然其下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條疏又有四種之
說均是疏說則不可取一而捨一也觀其文意則所謂茅一子

死恐指適成人者也太和問四種之義時烈曰正而不體謂
適孫承重也體而不正謂庶子立為後也正體不得傳重謂
適子廢疾也傳重非正體謂庶孫為後也太和搖手止之曰
自古帝王家事始雖甚微終成大禍萬一後有姦人因此體
而不正之說搆成禍機則吾輩不足言國事稅駕於何地四種之說
不敢援引將奈何時烈曰無已則有一焉大明律國制無
論長子庶子皆服暮年備要亦載此說於是諸大臣鄭方和沈之淳
李景奭李時白元斗杓李學陽敵議皆考之時王之制似當為暮年之服宋
時烈宋浚吉議古今禮律既有異同帝王之制尤難輕議而
諸大臣既以時王之制為議臣不敢更容他說依議施行尹
鎬又引禮儀內宗皆斬衰之說謂大王大妃亦當服斬時烈
辨曰內宗婦人皆是臣子故不敢以私戚之君而服斬今大

王大妃則我先王之所臣事也乃不服本服而反同於臣子乎鶴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時烈曰朱子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謂邑姜也後人何敢為此言乎○仁宣大妃欲謁園陵使東平公主私問於鄭太和太和據禮經婦人不上塚之語以達之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爭后遂止○初大行大王遣暗行御史南九萬閔維重等八人於諸道至是禮曹以國恤召遼京畿御史安後說江原御史李程皆未竣事奔哭憲府啓言奉命而遭國恤者必待竣事復命殯宮禮也今諸道御史棄先王之命於草莽甚不可也請禮堂推考御史未遼者使竣事後復命從之○遼宋時烈吏曹判書尋復授鏡城判官洪汝河上應旨疏言吏部注擬循私過半至曰立幟雖緣於意見處心宗關於名利陰操異心顯加

擠援由是澆薄之類賈勇先登偏滯之輩守死殉篤其意指時烈也時烈懇辭得遞姑勿出代旋命加望復授然竟不拜○十二月左叅贊宋時烈陳疏還鄉疏曰今五月五日中使以內旨傳諭以為時氣煖熱恐有慮外之憂欲以今日小飲為禮書小飲條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之文當如禮書才出哭班大臣以下竟以內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心非由人事者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合本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定衆議以水原為千載一遇之地而臣敢倡異論亂已定之謀人言未已愈往愈甚聖候違豫之日敢違羣議以太醫有罪當決死不可使之議藥其後以貯議之藥快受其效論者以為不急君父之疾負此三

大罪得免有司之誅已是僥倖况望帶職偃息乎上答曰父母之喪無欠於歛襲之際欲得美地為衣冠之藏者人之心孤雖不敏豈不知誣罔者乎合木之事若有未盡予豈為卿而愬視水原不合國陵云者非卿一人今用陵岡不下於彼第三事於予心尤有取未安人言予當直斥予若許歸人謂予何復下手札使承旨吳挺締往諭時烈書啓有不忍聞之說挺締再三請其意時烈沉吟良久乃曰人以春秋無將漢法不道斥我云矣挺締還白其語又下御札問決歸之由對曰竊聞人謂臣事殿下無專一之心此人臣極罪也豈年正月下諭曰向來流言以駙馬入讒為說予之心曲已悉於益平尉洪得箕之䟽批矣予之倚卿如何卿之責任如何從速還朝時烈引疾不來

子庚
元年四月掌令許穆上䟽曰大王大妃暮年之制當初喪急據議禮諸臣或不得祥盡而有此失耶儀禮註䟽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適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辨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言太子亦不通上下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若言嫡子惟據第一者若言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齊衰章母為長子註曰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已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已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嫡之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眾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

故朞服章註曰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所謂長子庶子為後是也長子一也立嫡以長則三年以庶子為後則朞年重嫡之相承之義也昭顯既早世孝考以仁祖第二長子既已承宗廟大王大妃為孝考齊衰三年禮無可疑者夫三年之喪為父父至尊也為君君至尊也為長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今孝考於大王大妃既為嫡子而又踐祚即位當正體之尊其服則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同臣不知其何據也設令第一子死也既為之三年則為第二長子承重者當服朞年不見於經文為長子何以三年註曰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嫡子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曰正體不得傳重立庶孫為後曰傳重非正體立庶子為後曰體而不正立嫡孫為後曰正而不

體若經所謂立嫡以長也云體而不正耶不然何以謂為長子三年也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僅節之末且不可紊亂而行禮况三年之制乎請令禮官儒臣追正喪服之失今大喪之鍊在前既鍊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不可及也禮判尹締請收議諸大臣皆與當初獻議無異鄭太和請考宗錄貞憲王后之於睿宗已行之制元斗杓獨以為前日與諸大臣循例獻議矣今見許穆疏辭其所論據皆是經傳明文何敢更容他論右贊成宋時烈議當初妄議今被大臣臺臣採文入室則不過復容喙也第臣始聞該即以服制改定事來議臣以為必有別樣可據禮律可以白晰前日所疑也及見原任大臣及臺臣之論則直與魏徵獻昭陵事相類也今者許穆之疏引證雖多然其緊要只有二段其一長子死立第二長

子名曰長子而服斬也其二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年者妻子
故也臣之所當疑而欲知者正在於此而許穆之所以為明
證者名在於此宗憲臣解疑辨惑之時也夫所謂長子死
者未知其死於何等時耶謂已成人而死其父已為服斬三
年然後又立次嫡謂之長子而其次嫡死又為之服斬三年耶
如此則其於無二統不貳斬之義何如耶抑以為死在幼穉
之年而不舍不贈不立主其父不為之服不成為嫡然後立
次嫡為嗣而謂之長子此長子死則乃服三年耶若果如此
則許穆之說恐未得為定論也所謂立庶子為後不得為三
年妻子故也云者此固疏說而妻子故三字則是許穆自下
之說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者固為妻子然自次嫡以下則
雖人君同母弟亦謂庶子故疏有庶子妻子之號嫡子第二

子同名庶子也然則孝宗大王不害為仁祖大王之庶子也
庶非賤稱乃衆字之義也考諸禮經此類甚多未知此疏所
謂庶子果為獨指妻子而次嫡以下不與否乎疏家本意不
敢明知而又無他書之可為證左者凡此二段宗臣所疑而
未敢決者今許穆斷然不疑未知只據此疏而知其必然也
耶抑有左驗於他書耶更詢於許穆則可知矣蓋帝王家以
社稷為重故古固有舍長而立庶者此宗聖人制義之大權
然其制禮立法之意則未嘗不謹於倫序故文王傳國則舍
伯邑考立武王而周公制禮則必眷於長庶之辨今之所
論只是禮文則當考周公制禮之意可也周公立紂子夏傳
之鄭玄註之皆無次子為長子之說至賈公彥疏始有此說
賈是名儒而又為黃勉齋收入於通解之續則何敢不信然

不經程朱勘破則未知其說果如許穆所云乎且疏說既曰
立次長名為三年而其下又曰庶子承重不為三年此二說自相
矛盾故許穆必以庶子為妾子而次長則不與焉今必得次
長而不為庶子之明文然後許穆之說乃可從也且賈疏只
言茅一子死而不言茅一子無後而死則此恐是未成人而
死者也此正緊要處而今許穆之說似不細考立文之本意
而遽然立說然則檀弓免子遊喪果皆不足恤乎且以人情
事勢推之長子雖已成人而死而次長亦名長子而服斬則
非但嫡統不嚴為父者一身之上其斬不已多乎父至尊也
女子出嫁猶不敢服斬其不戴斬之意截然矣况父之於子
子許穆徒知茅二子承重者服菴不見於經而不知茅二子
成人而死而茅二子承重者服斬不見於經也且以世宗

大王言之假如聖壽無疆文宗大王不孝先陟則當服斬而
立一大君為嫡一大君又不孝則又服斬而又立二大君如
是至於八大君皆服斬三年則是并為九三年矣三九二十
七雖士庶人名不當如是况帝王之尊其正統至嚴者乎若
曰帝王當以即位為統而孝宗既主宗社則不得不為之三
年云爾則名恐不然如是則何必次嫡雖妾媵之所出皆
可三年也至於原任大臣所謂蓋為父王為庶子喪也非謂
母后為承統主社稷嫡子降從菴服也云者尤不可曉今日所
爭只是次嫡通為庶子與否及既為庶子則當服菴與否而
父王既以庶子而不服三年則雖已承統母后何敢獨服三
年乎是不知禮所謂為長子不問夫之在否之義也况大王
大妃於昭顯之喪既與仁祖大王同為長子之服則其義何

可變於今日耶大抵臣之義禮之失在於不能明知疏意不
得已而姑從大明之制也今許穆之說如此若仍此講明歸
於十分是當則豈但一時之幸已而哉左叅贊宋浚吉疏意
亦同史官考索錄於赤裳山城則睿宗小祥貞熹王后果從
吉矣上遂命勿改服制許穆又疏進儀禮為長子喪服高曰
臣得見宋浚吉進劄論喪服之節與臣所論大相不同皆據
禮爭論曰如此禮也此大禮此禮不定將何以為禮也臣所
言者立嫡以長之義也所以為長子三年者以正體於上又
以其所傳重也第一子死也立嫡妻所生第二長子名長
子而其服在斬衰三年條則所謂既為第一子服斬則為第二
長子不服三年之文經傳不見自第一子至於五六而皆服
三年之喻臣不知其所謂也所重者為繼祖稱之正體也非

為第一子斬也喪服傳註曰嫡妻所生皆名嫡子又曰嫡妻所
生第二長子是眾子又曰庶子妾子之稱有舉眾子而言者五
服番為長子斬衰三年為眾子不杖期是也舉眾子則庶子在
焉眾子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謂之眾子未能
遠別也有舉庶子而言者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是也舉庶
子而眾子在焉以遠別於長子故與妾子同稱也非此類嫡
庶子未嘗同稱蓋以喪服傳言之大夫之嫡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大夫降其庶子
嫡子庶子其分不亂如此而至於雖承重不得三年註有嫡
子庶孫庶子嫡孫之別一嫡一庶且甚明白嫡妻所生不曰
皆名嫡子乎庶子之稱不曰妾子之稱乎母論嫡子庶子非
第一子不得云爾則禮經所謂為長子斬衰三年者為第一

疏又曰天子諸侯為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
不降當服三年之長子不當在期服條明矣長子當服期者
愚以為雖承重不得三年者是也故曰長子一也立嫡以長
則三年立庶子為後則期年也上遣史官以許穆所進喪服
圖及練服變改之節更議于右贊成宋時烈時烈以此兩條辨
論之曰通上下大夫士之承家主壻與天子諸侯傳統受國
無異此正緊要處此註疏如此分明而今之議者猶為家國
不同之說臣所不知也立庶子為後是也今此所爭在此一
段蓋以上下疏說觀之則父為長子條曰立弟二長者亦名
長子其下又曰弟二長子同名為庶子其下又曰體而不正
庶子為後是也此三說一人所記一時所說而同條共貫似
不可主此而攻彼是彼而非此也正當反覆參考使其上下

不相為病可也臣請更以愚見條列焉所謂弟二長者亦名
長子而服斬去者恐指弟一長子於殤年或廢疾而其父不
為三年然後立弟二子則亦名為長子而三年者也若其弟
一長子當傳重而死而其父為三年則雖立弟二嫡承統亦
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者也如此看則上下疏說似不逞庭
矣所謂弟二長子同名為庶子云者蓋弟二嫡子須別於妾
子則謂之嫡欲別於長子則謂之庶固不害其隨事之稱也
但此庶子既曰妾子及次嫡之通稱則下所稱體而不正之
庶子未見其獨為妾子而次嫡不與之義也所謂體而不正
庶子為後云者蓋此庶子與上所謂一串來歷若是獨為妾
子之稱而次嫡無與則賈氏於此必有一轉說以辨之不當
與上條濳為一段以起後人之惑也此臣所深懼者也謹按

期服疏曰君之嫡夫人第二以下及妾子皆名庶子朱子曰凡正體在乎上者為下正猶為庶也正體謂祖之嫡也下正謂稱之嫡也雖正為稱嫡而於祖猶為庶故謂之為庶也所謂正體在乎上者嫡子承父後者也所謂下正次嫡之嫡子也何以謂之正又謂之猶庶也嫡故謂之正而次故猶為庶也雖嫡而以次故至於其子猶稱以庶況於其身不以庶稱之乎今以期疏及朱子說觀之此所謂庶子為後者必以為獨指妾子而次嫡不與云者臣實未能深信也大槩未見端的證據而遽然立論或非疏家本意則非但於事或致於失當者其於傳疑闕殆之義何如也故臣終不敢質言也上遂從期年之議○蓋宋浚吉疏畧曰竊疑疏所謂第一子死即下文所謂嫡子有廢疾者若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不得三

年者也第一子之不受重者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而為後亦名長子不幸而又死則既不為第一子服三年故應為第二為後者服三年若第一子不至有廢疾無子既為之服三年則第二子雖他日陞為後而亦不服三年只期服即下文所謂體而不正是也若妾子為後則雖第一子廢疾無子不服三年而亦不服三年故上文特言嫡妻所生以明之臣雖不敢質言而無乃禮意自如是也耶此疏既因穆疏發故穆乃進圖說而上遣史官問于時烈也○尹善道上疏曰即今安危之機迫在朝夕臣不勝發杞之憂敢輸狂瞽之忱父之於嫡子之喪其為服制必以斬衰三年者非為子也乃為承祖宗之統也三代太平之時尚然况於末世危疑之際乎然則定臣民之心志絕不逞之覬覦實在於此當

初禮官定為朞年之制朝野有識莫不為駭為怪未曉其意
之所在而國家宗統因此而有所不明抑亦似有所未定豈
明大統定民志固宗社之禮也思之至此骨驚心寒前掌令
許穆之言非徒議禮之大經寔是謀國之至計宋時烈乃反
遂非文過掇拾禮經傳會已意臣請逐條論辨焉時烈之意稱
長子成人而死者至再至三而其緊要斷定之語曰長子雖成
人而死而次長皆名長子而服斬則嫡統不嚴其言蓋是必
欲歸重於成人而死而其意蓋曰成人而死則嫡統在於此
次長雖本同母也雖與祖為體也雖已踐其位承宗廟也終
不得嫡統也此言不亦悖理乎夫嫡者凡冢中無敵耦之稱
也統者修諸業首庶物承上垂後之弼也立次長為後則復
容嫡統之在他乎次長承父詔受天命體祖主器之後猶不得

為嫡統而嫡統猶在於他人則是假世子乎攝皇帝乎且次長
而立者不敢君於已死之長之子孫而已死長之子孫亦不
臣於次長而立者乎嗚呼古公雖立季歷而泰伯有後則古
公之嫡統猶在於泰伯之後乎然則一國之羣志未定而季
歷之子孫何可保也文王雖立武王而伯邑考有後則文王
之嫡統猶在於伯邑考之後乎然則天下之羣志未定而武
王之子孫何可保也時烈以宗統歸於主宗社之君而以嫡統
歸於已死之長子乎然則嫡統宗統歧而貳之也嗚乎自先
朝所倚重而委任者幾如兩宋而不能輔導先王至有御曆
之虞至於梓宮之不得用乃萬古所未有之大變也至於衣
冠之藏乃送終之大事也舍其極吉移就久缺殊非安曆之
道也作福作威在於下而不在於上至於臨御十年之後猶

不得為嫡為長而朝家所以待之猶有所與衆子等者其為不尊亦不甚乎臣以此疏之入不入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勢之固不固國祚之迨不迨也承旨金壽恒等措辭八啓上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上陰險之疏詆譖上下當絕重律而有不忍罪者還給其疏削奪官爵放歸田野副學俞榮等請焚其疏放逐四裔從之三水府遠竄兩司啓善道之疏非闕論禮直一告變請嚴鞫按律館學儒生李楷等請亟正邦刑不聽右尹權認疏言大王大妃當為三年之制今雖義起可質百世善道詆譖媚嫉誠為可惡而言人所不敢言其亦敢言之士也况在先王寵潛有師傅舊恩願赦其罪至以去就為言宋時烈待罪後付啓畧曰漢文帝與南越書曰朕高皇帝之側室子也然當日不以此小漢文而其後承主統緒者

皆文帝子孫也雖稱側室子而固無害於正統之傳也况於先大王之為嫡子愚見如此故率意忘言云：右相元斗杓上劄言帝王惟以宗統為重諸侯奪宗聖庶奪嫡緒序受重為宗廟社稷之主則宗在於此嫡在於此今練日且迫斷以行之是在殿下又言儒臣中如李惟泰沈光洙許厚尹善舉尹鎬亦當在與聞之列禮曹遂請并為聞啓李惟泰議臣與宋時烈宋浚吉初無異同許厚議叅商諸議務歸至當尹鎬議大小諸臣各有論說惟其即子允合人心不悖於先王之禮者行之耳沈光洙議宗統為重者似予得矣尹善舉在外不收議知事趙綱疏畧曰尹善道之罪惟以宗統嫡統為孝廟左袒也誰為殿下進焚疏之策也恭愍焚李存吾疏光海焚鄭蘊疏今日庭臣以亂亡之轍引殿下躬駕而隨之何也承旨南龍翼

等措辭入啓傳曰陰邪不正之疏覽之何益遂出給大妃玉冊文製述不可以如此人苟充改付標因命罷職兩司請遠竄不允修撰洪宇遠亦疏救之三司請削出不允嶺儒柳世哲等上疏極論宋時烈已亥服制之非無進冊子名曰喪禮考證傳曰陰邪不正之意如見肝膽吞其疏曰疏意出沒無定言東意在西言西意在東士習之不美矣至此哉仍傳曰若復有如此之類雖稱多士之疏當施刑章中外知委也○時有工曹正郎金壽弘尚容之孫倡為邪說忘論大禮著說論服制辨長庶語多悖妄以虜朔祝文忠祀大諫李相殷等啓請削板○許穆作暮三年服制辨而宋時烈亦作服制辨之○大諫李正英劄陳時弊且曰閭巷傳言宦官數輩忤旨斥黜云未知所言何事而昔我宣祖大王將遣繡衣抽牲八道守

令近戚適在抽牲中遼押筒中有一宦官伏地諫曰殿下私情如此何以責朝臣乎宣廟笑而遼抽近戚終抵於罪至今傳為盛德事豈非殿下所可法乎上荅曰今見卿劄若夢初覺可不書紳服膺○行三覆豐川民金八立以其兄六立為朴進所殺誘進刺殺自就豐川獄願蒙償命律八立時年二十三特命減死定配○追設九日課製於成均館先是節製當日有故則仍不設行大提學李一相八議院過九日始出上遂命追設課製成節目節目有故退行於當月內○冬至日副提學俞榮等上劄陳戎曰陽根於陰動生於靜天地生物之心自是始萌其端甚微其用甚廣是以冬至之義在易為服而聖人重之人能善推時義驗之於一心則自一念之善而推之如火之如燃泉之始達以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而其

善惡勝負之機固在人矣驗之於國家則自人主一身之正而推之朝廷正百官正以至四方莫不一於正而其治亂得失之機固在君矣願殿下奮發大志堅持聖心進學則誣養於洎曠至靜之地省察於應事接物之際善端必擴惡念已遏制治則今日行一善改明日革一弊政必期於治定功成國勢鞏固而後已焉上僂批嘉納○李厚源字士源戊戌生登沙溪之門忝靖社勳乙亥登第丁酉拜相庚子卒謚忠貞清慎之操至老彌亮雖在朝市榮耀之間而常有山林狃往之志惟在事務鞅掌之中而不忘經史樂玩之功

二年正月命罷城內慈壽仁壽兩尼院上惡僧尼亂俗欲并沙汰大臣謂難猝行先命撤兩尼院使年少者還俗老者黜城外禁中外淫祠命祀官詣慈壽院奉出列聖位板供奉恩

丑辛

寺例即令埋安淨地右叅贊宋浚吉自鄉八來賀兩尼院毀撤之舉且曰朱子以毀僧舍作書堂為一舉兩得尼院一處乃北學旧址以毀院材瓦仍設北學則好矣上從之今泮宮之一兩齋是也○舊例侍女選都中良家子至是特命革罷著為式○始採疏黃御營大將柳赫然奏曰我國有產疏黃之地而人不知穴郡邑畏其貽弊率皆掩諱實於他國不能繼用宜令廟堂施賞激動左相沈之源曰京中昭格洞亦產疏黃且令該曹修葺守直從之○復古翼虎將軍金德齡官伸其冤○十月永柔卧龍祠賜額立碑給田民時校理李敏叙上疏言宣廟播越龍灣遼注永柔厥後許置武侯廟於其地又送武侯像而藏之聖祖此舉夫豈偶然七年擄虜躬履艱難而當時奉令承教者未有可托以討賊之任其所以緬懷豪傑

寅壬

胡不我臣之意蓋可想矣且其縣西有卧龍山緣名置祠宗
出於朱子曰廬山卧龍菴之名而享武侯也上有是命
三年正月命禮曹修麗朝諸陵每三歲一審著為令○京畿
量田李景奭請使道臣擇守令中有才能者為差負先行打
量後送均田使巡審則可無騷擾之弊以金始振為左道均
田使閔壽重為右道均田使○五月全羅監司李泰淵狀啓
言道內諸寺佛像出汗諫官閔壽重言佛像皆用木為質加
漆塗金故每當淹節濕氣陰結出滴或冬節不寒收飲不嚴
則霧露所蒸鬱氣成此深山老僧之常談而今乃強謂之
出汗惑亂民聽請泰淵從重推考所謂出汗佛像破碎○嶺
儒金網等疏証先正臣李珥成渾館學儒生柳道等上疏辨
証金錫胄之辭也

辰甲卯癸

四年行大同法於全南道

五年彗星出太白晝見僵柳起雌鷄化雄大川漸流烈風拔
屋○置京畿郵館京畿監司李慶億初置六郵館以處驛馬
又初雇馬法至今賴之○俞彛字武仲仲南丁未生庚午進士癸
酉文科孝廟末擢通政備局承文副提調將大用而未及焉
甲辰卒官至吏叅蓋其聰明特達生質之異也仁恕忠信德
行之懿也風猷冠識王佐之具也經述文章醇儒之質也明體
適用安定之學也經世濟物希文之志也危城僮論乞斬倖相
則胡銓之直也引經據禮獨爭廟議則尤康之正也竭誠振
飢澤遍鬻素則子產之惠也引君當道責專經席則淳夫之
講也尊賢闢邪請秩祀典則康侯之奏也寧陵未載受委樞
管密贊尊攘者諸葛之受任也顯廟初元身當世道盡瘁殉國

者君宗之無黨也以至孝友為政宗族以睦泛愛無容鄉邦
無怨誨人必以誠意而無倦著書不為無益之空言北竄東
遷備當險塗而不以為感光膺隆眷晚躋亨衢而不以為榮
殆古人所謂名世者非耶

明齋集

六年四月上幸溫陽之溫泉時上眼疾久不愈用醫言將浴溫
泉遂命道內禮耆老舉孝悌祀忠賢減田租五月回鑾觀兵
江岸○以宋時烈宋俊吉金壽恒金佐明為元子輔養官吏
曹言輔養官不可無衙門請補為講學廳從之○置長津別
長監司閔耜重言咸興與江界三水接界故曾置別將於長
津江以防薛罕以西別害以北不時之警近來中廢遂請復
設○九月輔養官宋浚吉乞暇還鄉上召見命元子出見元子
唐髻玉簪藍袍紅帶黑靴北向再拜端拱危坐眉目清明神

氣秀發一筵諸臣莫不聳瞻

七年三月上奉大妃幸溫泉○命水原軍兵以馬兵十哨步
兵三十哨永為定額○命營將之自堂下陞授者在位日淺
則還取其資若以前任時事見違勿為還叙從兵判洪重晉
言也

八年正月冊元子為王世子上冕服御仁政殿王世子衣七
章冠空頂幘赤襪赤跣行禮英德容儼若成人進退周旋
咸中節度時年甫七歲越三日受質頒教大赦○四月上奉
大妃幸溫泉○八月設精抄廳兵判金佐明進中朝記效新
書錄兵宗紀等書上即命頒布而習行之設精抄軍使兵判
甸管出都提調一負○鉅學儒生申應徵等上疏曰學校之
道莫先於明倫享祀之禮莫重於尊賢而以明倫之地有

倫序之倒置以享賢之廟有祀典之闕遺豈非斯文之遺限而昭序之欠事乎伏見文廟從仕位次則顏子曾子子思坐於堂上而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黜子思之父鯉坐於廡下春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今以子先父則其為逆祀孰甚焉夫子機臧文仲不知者三而從逆祀居其一焉今享祀於夫子之堂而從其父子之逆祀則其為不知名甚矣然則顏子曾子子思之靈豈肯一日安於廟廡之上而享其非禮之祀哉臣等所謂倫序倒置者此也非但此也孔孟程朱周張之父皆無享祀之事焉今夫勲勞著於一時者朝廷尚有榮及父母之典况彼先聖先賢之父篤生聖賢有功萬世而不得食報於後世烏在乎慕聖崇賢推原報功之意也是以先儒洪邁熊禾皆以為宜別設一

廟祀叔梁紇而諸賢之父以此配享則庶不失尊奉聖賢之意而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厥後洪武弘治間儒臣宋濂方孝孺程敏政謝鐸等皆以請立啓聖廟事前後陳請至嘉靖初閣臣張孚敬復引諸儒之申請得旨立祠而中祀啓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黜孔黜孟孫氏配享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萬曆中因國子監學錄張養蒙題請周敦頤之父輔成張載之父迪亦比珦松之禮并得陞祀於啓聖祀則皆皇朝已行之典而我朝所當遵故者伏願俯詢禮官亟舉啓聖廟之禮議大臣皆以為啓聖以聖廟之制大明已行而在我國闕焉追舉大典似無不可為言依諸議啓聖廟始先舉行以時在○漢人百餘人漂到耽羅縛送燕京其人等自言在泉漳間而東南一隅皇統尚存云而衣冠不改朝廷怒事洩

將縛送燕山廷臣有據義密言而終不省金佐明乃至遼斥
士類以朋黨偏護李端相詩曰南極浮槎海上來紅雲一朵
日邊開千秋大義無人識石室前山痛哭回

申戊

九年二月以左贊成宋時烈為右議政○六月以銅鐵鑄校書
館活字壬辰亂後活字散失殆盡以木字印書甚不精至是
命戶判金佐明鑄活字公私書籍賴以廣印○八月上奉溫
泉○命罪人出嫁女勿許連坐承旨南九萬言也○命贈及
茅韓相五說書五相登增廣文科未殿試而遭喪以沒遺臣
以為言贈文職後遂為例○有人越城當斬命待啓覆施行
刑判徐必遠請斬越城人臨刑領相鄭太和急遣人止之曰
更為草記請待啓覆施行也必遠不得已如其言宋浚吉白上
曰古人死中求生必遠生中死死此人他日必多誤事願殿

下察之○趙涑

字希溫
號滄江

風玉軒守倫子與靖杜諸公協贊翼戴

走歸鄉里力辭勳名戊申卒年七十四資稟甚高行義由性

痛父被禍

拜

寒不處溫室暑不就清涼既叅靖杜不激不隨

若出若處以泯其迹蓋所謂明哲保身者歟風玉公肇錫期

望如此故其所守節清苦用心誠篤皆自溫公家法中出來

矣

酉巳

十年禁同姓異貫者相婚娶宋時烈陳請也○設倉於安興

鎮先是戶判李慶億言漕船至安興前洋輒臭載宜鑿掘後港

以通漕路議不一遂寢設倉之議乃起宋時烈歎以為聖意

為惜人命有此設倉之舉宜姑試為可遂命先作四十間○三

三南監司無牧挈眷以二周年為小限從宋時烈言也○三

月上奉王大妃奉溫泉王妃四公主隨行○十月追復神德

王后康氏封陵祔廟后當太祖開國正位中壺有年而太祖
昇遐闕并祔之禮陵亦失傳垂二百年宣廟朝德源人康純
一訴于駕前自言判三司康允成後孫乞免軍役於是公議
始發李珣首倡祔太廟之議且請祔陵寢所在遍尋壙峩山
內外終不得以卞春亭集中載貞陵移厝祝文有國都東北
之文因此物色朮之果有國英陵室而頽廢山谷間矣廷議
初請陞祔太廟一如神懿之例有一種之論引禮經諸侯不
再娶於禮無二嫡等語議不一未克施行但依祔廟例每年
寒食致祀而止是年正月右議政宋時烈八待召對仍進曰
神德王后乃太祖王妃也昇遐後葬于貞陵洞猶用麗制朝
夕設齋太祖追念甚切每聞貞陵磬子聲然後進御水刺云
聖情可見而卽今陵寢埋沒又未配食太廟未知於禮何上

曰國忌之中不書諱日未知初仍何事而至此也時烈曰太
祖開國後鄭道傳等構誣太宗立神德王后子芳碩為世子
而昭悼二公死於非命其後陵所移於成洞以故不得配食
太廟云矣上曰神德與他繼妃不同矣時烈曰高麗時有京
外妻故太祖潛邸時神德為京妻矣因請廣議庭臣配享太
廟改封陵墓上曰徐當更思其後召對又言之上曰禮官奉
審浚議定禮曹叅議李浚者奉審貞陵菴土菴盡剝落曲
牆亦皆頽毀而象設齋所基趾尚今宛然矣命議大臣後貞
陵守護軍依祔遷例三十名定給重建廳堂上吏曹叅判尹
鑰禮曹叅議李浚者丁字閣安香廳典祀廳齋室營建封陵
設祭之日驟雨沛貞陵一谷川流皆滿民襁洗冤兩判府事
宋時烈上劄曰伏以為天下國家者不過曰明大倫立大法而

已所謂大倫者父子君臣夫婦也所謂大法者行乎三者之間者也斯三者一有不明而行乎三者之間者一有未盡則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入於禽獸故聖人所以自為與教人者蓋莫不以是為先也本朝自立國以來三綱正五常明一變勝國之胡俗克升三古之大猷故皇朝之人每稱以小中華不幸開國之初姦臣鄭道傳等煽動危言密行邪謀以致太祖大王弊履天位昭悼二公天闕永年惟我太宗大王盛德純孝卓越前古堯舜受秩然有序其所以處之之道無憾於當時有辭於後世也惟獨神德王后陵寢之儀有損配侑之禮久缺此不過當時禮官不識禮意妄相忖度因循苟且以至今日則清廟之上雖有朱絃踈越之樂玉瓊黃流之薦太祖大王之灵想必盡然傷嘆赫然震怒而太宗大王亦必

瑟縮不安憂遑同措於陟降左右之際矣無且一國臣民亦莫不致疑於聖子神孫不能以太宗之心為心也何幸今日聖孝出天所以承事兩殿者盡誠盡道推之於追遠之厚永惟本始特命禮官奉審貞陵木顛而壓者即行除去而守官齋舍次第建甌豈但宗灵慰悅於冥冥而宇內含生莫不感游咸仰聖孝此天理之在人者不期然而然也然而廟享之儀猶且遲疑臣固知聖意有在而陵享廟食禮有異同彼存此廢事蔑經據既曰非禮則五十步不懸於百步也如論其至則盡善者不若盡善也臣日夕悞惱如火在抱今見太祖朝太學生蔡增老疏章則當時廷議之齊發而其言甚詳且功又見權近應命所製貞陵興天寺記文則太祖大王悼念追謚之意高皇帝賜勅吊慰之典可知矣伏乞殿下詳賜觀

監并舉廟享之儀則太祖大王之灵想必權翁於上而太宗
大王亦且曰予有後緇志述事矣而必有子孫千億永錫爾
類之慶矣嗚呼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而夫子將為衛
政則必以正名為先始為魯政則溝昭公墓而合之蓋以大
倫不明大法不行則雖聖人為政不可以為國故不得不以
是為先也若曰為事重大不可率意行之後日登對商確議
處於是三司館學連上疏劄大臣率百官廷請始為勉從禮
曹啓神德王后忌辰以八月十三日議定權近所撰冊天子
記曰洪武丙子八
月戊戌我小君康氏薨○案錄曰丙子八月初一日
戊子朔庚子日係案錄進計曆法定以十三日也神主改題
處所依左恭賢宋浚吉議設幄殿於景福宮康寧殿舊基謚
冊依諸大臣議不為追上祔廟時廟庭祔謁禮用許稜議宗
廟臺上第一室前行之未八廟間奉安于挹翠堂上親詣宗

廟告由十月行祔廟禮遣大臣攝行祭祀曰恭惟大妃克配
烈朝受中朝命為內壺主德音雖遠徽補未沫祔廟之曠閱幾
年載昭之陟降若有臨頤惕予小子是用戰懼孟冬維朔日辰維
吉爰潔上儀以躋太室肅之闕寢維穆暨昭萃假洋洋百世
靡祀小子嬰疾久而彌固未奉圭幣祗增愴慕齊誠薦潔攝
以宰輔於穆皇灵庶歆簠簋如製教金
錫胃撰以后姓鄉陞谷山郡
為府贈后父康允成領敦寧象山府院君領教設慶科九月
二十
九日題至三十日詣
原廟十月一日祔廟○尹宣舉字吉甫
号義书煌之子成渾之外孫
庚戌生癸酉生進疏論追崇非禮又再上疏請斬虜使丙子
奉母避兵江都亂已卜居錦山與俞榮等山泉齋講學于
慎獨齋自稱死罪臣辭咨義進善之命已酉卒宋允菴誌之
曰知公詳而朕公深宜莫如余也以老病將死其於狀德之

庚辰

文益復莊然不知所以措辭也惟朴和叔之狀該貫遍包據以為說則庶免僭率之咎矣其語曰樂有賢師父邇坡山法門而上之以節次根抵於考亭矣此和叔心悅誠服之語而人不以為阿所好者也公讀易在疊天圖又與市南共著家禮源疏銘末曰允矣玄石極其摹狀我述不作揭此銘章○十一年三月行王世子冠禮初以宋浚吉言以扶陽抑陰之義消吉於正月賓客趙復陽劄言雖士夫之冠其子亦必廣迨親友所以敬其事也春宮冠禮國之大事山野碩德知禮之臣皆合招迨以成嘉事而師傳宋時烈賢善宋浚吉李惟恭退居鄉里請別為召致遂以三月退定而敦召三儒臣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惟恭赴召○清州人李世直誣告伏法世直忽擊街鍾有司捕詰遂以函言誣告宋時烈宋浚吉徐

庚辰

必遠等設鞫嚴問語皆虛妄或謂世直失性之人或謂必有陰嗾者世直果自服誣告而伏法世直時烈疏戚廢焉

十二年前領議政李景奭卒鄭太和白上曰景奭家貧饋

奠難緬宜有優恤命限三年仍給祿俸大臣喪後給俸始此

○朴長遠字中久號夕堂壬子生學語便解文字八歲作詩句驚人

嘗遊三角山有詩鄭經世撫頂曰是作漢路藥名之詩者耶丁

卯生負丙子文科月課進烏哺詩上見七擬枚卜竟未登庸拜

元子輔養官屢事不效不能力挽世道念切時艱中夜不寢

辛亥辛口呼遺疏極言救民用人弭難持危之道勉以精一

十六字襟度凝遠德氣冲和一見可知為吉祥君子也天性

篤孝事偏母五十年如一日歷事三朝愛君憂國出於至誠

清險之節終始無間○俞樾字方叔丙午生于盤松坊丁卯司

馬癸酉文科秉筆八侍仁廟屬目曰此真宰相步矣庚辰以
司諫應旨疏曰今大官悠泛小官恬嬉各自為家計殿下獨
不自為家計耶殿下非無好善之心而稍恃公議者輒加推
折浮沉取容者寵以爵祿使三尺之童得以窺殿下之淺深
非無恭儉之德而大亂甫定迎接清人一新轡舉識者之寒
心久矣尚方所供或未精好則親自點退誚責工匠殿下
灑之志豈但已也然一日二日奄過四年投首強隣死生惟
命春宮大君并被拘質五歲元孫未免北轅從前乞憐之效
果安在哉兵達齊尹集之出敵陣也殿下引見賜酒曰汝之
老親妻子予當終身護恤事定後因遣臣之陣啓月給米六
斗而曾未有一番特恩請命有司特加存恤因為糜贖亦收
捨人心之一大助也丙申被鞫島置尋移平海及還歸廣津

田舍日與賓客子弟賦詩為樂泊然無復世念矣位亞卿數
十年人皆為公歎積薪而乃公於宦情殊薄常欲退身林野
以終餘年辛亥卒顧小子命岳申命名之義備然歸化性篤
於孝五歲失母夫人以祿不逮養為終身痛韓夫人嘗臨媿
疾痛公即泣然曰吾思先妣生我劬勞不覺感泣耳雅素儉
約不治車服甚愛三子而不使衣帛門無雜賓蕭然若寒士
家每遇不平事輒引滿取醉亦不及亂動止有常造次不失
言色遇烈風迅雷必明燂衣冠而坐冠府整肅不懈吏昏
無敢仰視在戶曹嘗閱庫藏守者逐物呼至輸錢即公媿名
也其人猶舉聲呼吏在傍目止之不覺止公顧笑曰是人迷駭
無若止之也此亦可見其氣像也

十三年前正言趙嗣基曰陳樊疏論暮服貶降之失有曰殿

下承大統惟當極尊親之道而嫡統庶子一說未免貶降短
喪之歸百世之下終必有議之者不可不追悔以慰孝者在
天之靈因承旨張善激啓拿問編配諫院啓請遠竄不允俄
命放釋○十一月左叅贊宋浚吉卒浚吉字明甫号同春華
謚文定居祀文廟
丙午生之夜隣人夢有人持產時具曰我天人也將以此
遺宋氏家幼時敬信長者言父榮川公嘗坐公於密位而對
之稍長喜讀書好習字十歲李竹總時禮見之曰汝已勝我
矣與隣况交必以書札往復人多取玩學於文元公金長生
娶于文肅公鄭經世由是學益進嘗白吾遊金先生父子門
久矣矩模宏大無如老先生條理精密無如小先生論者以
為知言文肅捐館喪以師牙之服庚午除洗馬癸未拜持平
孝廟初赴召出入經筵諸公退必嘖曰文義固其本義何

其於朝儀間習如此也已亥擢兵判丙子春上䟽顯廟曰今
殿下所遭困阨宗丙子後所未有者而殿下之不御經筵如
舊罕接臣隣如舊委靡頹塌日惰姑息又如舊噫天未欲作
新我東耶何殿下志氣奮然甘聽伸縮於人至是耶丁未乞
致仕壬子感疾遊䟽論許積枚尹敬教十一月疾革遺䟽勉
聖學極言親君子遠小人之道是歲卒精明溫粹滢澈無瑕
色夷氣和見者心醉早從儒賢得聞學問之方蓋其查滓自
少故不甚用力而易至融化識見精透故不費勤苦而自詣
理致心既無疵而所見克明則其行於家者孝親刑妻教子
御下各得其道而最謹於喪制大抵仁愛為主而禮以治之
故倫理克正恩義克篤皆可以為後世法矣孝廟晚年恩遇
有加由是感激以尊周之義復誓之志為已任至於顯考八

論道德出資謨猷時與青襟在泮講誦而難進易退之義仰承朱門成法三十年之間在朝之日僅一歲矣而其有補於君德世道者大矣其得力最在心經近思諸書於先儒最慕迨平之質慤精明於本朝則以李文純為終身師法之地於此可見其心志氣像之大槩也○權認字思誠甲辰生聰明穎悟弱冠已有盛名丙子大君師傳戊子謚議皆不就孝宗嗣位以進善赴召陞拜賢善顯廟朝陞右尹壬子卒少學於家庭稍長從朴潛治遊其為學專用心於內從真宗也著工夫既得吾心之所安則沛然行去毀譽榮辱無所動於其中庚子一疏與時義不合三司交章請罷遂歸廣州而卒二男長楷次惟女長尹極次尹義濟孫以鎮

十四年遷奉寧陵于驪州弘濟洞時賤宗灵林副令翼秀上

疏言寧陵封石有蠶恐有雨水添漏之虞也上大驚惕引見翼秀問其狀命大臣六卿三司諸臣與翼秀同往奉審遂定遷陵之計十月遷奉弘濟洞英陵之傍自國初國恤時大內及王子女進香必以錦繡裁成花實挿于油密果糜費甚鉅後於孝廟硯匣中得御書一幅乃遺戒勿用彩花者也故今遷陵時進香不復用彩花自前王女家進香于魂陵公翁主已雖已亡駙馬生存則亦不敢不行今遷陵時有旨公翁主已亡則不行遂成式例○領中樞府事鄭太和卒太和字國春諡翼憲配壬寅生五歲華入相之于街曰此真宰相骨法也甲子司馬戊辰別試庚辰為平安監司時清人恐喝萬端公私支費纒事急而關係重者一萃道臣而相纒周旋竭智制變及崔孝一事作義府諸豪將縛府尹從海內附許積知幾

馳報公發書西馳一日夜行五百里召許為備禦計翌朝龍
胡與鄭命壽突來見公大詭曰方伯之先到是何神也出赫
蹄列書與孝一同約者三十餘人曰急捕此亂民以靖一州
蓋諸州豪之道書孝一者先為清人所得公念不除此屬則
無以逆折奸萌若盡除此屬則亦無以慰安邊壤遂密簡有
州望者令先避而後發卒捕之當時微公炳堯先赴以弭亂
則事堯殆先是上密與一二臣議以我國為中朝本情及亂
後事勢篡書辭具舟掉獸公與崔完城主之選海民之慣水
者厚廩妻孥多造符驗為約而遣之曰若為清人所譏獲者
必應之曰發某邑指某邑遇風某地焚日至某地所載者某
邑某品也又作狀達于藩館曰我人載某地米上京不幸遇
風矢其所向若漂到上國地方者請搜而遼之世子言于清將

未甞一船果見獲船人辨對鑿與公所達無差遂兌我書
八中朝天子大褒登萊軍門上遣差報謝船泊宣州公馳
送禪時書令府使李桂厚給資糧而遣之至是清人以事執
桂得公抵桂書偕世子來鳳城會查出其書詰公曰誰所書
荅曰吾書也給漢船糧者誰也曰吾也不捕送大朝而潛相
賚與者何也公正色曰吾國於漢人豈忍捕而殺之只逐其
船而已第此船無糧不得糧則不退不退則將為大國所覺
故予糧意遣之此吾罪也清人義其言且終無受朝廷指揮
語事竟得釋己丑大拜丙申萬壽殿修理時上御後苑別堂
屏左右從容論國家大計上親舉杯以侑之賜佩刀條帶其
為相也常遵守祖宗法制尤不喜建利興事惟事至而後應
機發而後動亦未嘗後事而失機辛亥入耆社自林塘公至

公四世俱入耆社亦國朝以來所未有也癸丑辛庚申迨配
顯宗廟庭平生嚴於持法絜令樞機周密品式自備雖當免
山之役龍濟之對泛容暇豫而無變度雖席五公之榮貴仕
三朝之輔相處黃淵二十餘年而謙恭和粹而無驕色其可
謂高才全德間代之良輔矣○淵中有鼠妖之災羣鼠橫擊
遍滿寢殿至近地色白者甚多觀象監教授金克晚聞而憂
之曰當黑者白則必有喪非喪則且有變翼年有仁宣顯宗
兩國哀清風家奴所畜猪生白猪其冬明聖王后薨其後故
貴主蒼頭家烏鷄產五雞而一純白未幾莊烈王后薨庚辰
四月有白雀巢於進善門簷瓦間辛巳春南部人家烏猪生
白猪秋仁顯王后薨克晚之言果驗甲寅六月熙政堂池中
有蓮花并蒂老瑞以為不祥之兆而憂之時仁宣王后曰山

寅甲

終畢而八月顯廟昇遐其後己未秋晚花堂池中有此異翌
年仁教王后上賓壬戌秋葦微亭池又有此異癸未明聖王
后禮陟

十五年正月司僕寺近處有明火賊突入人家盡掠財產而
去○二月仁宣大妣薨成服前一日禮判趙衍泰判金益吳
象議洪柱國啓曰昨於服制節目中大王大妣殿服以暮年
啓下而家禮服面及時王之制子婦服有暮大功之別己亥
國恤則大王大妃既服暮年之制以此見之則今此服制為
大功無疑以大功改付標以八傳曰知道以臨時改磨鍊似
有未及成服之患當該堂即拿問定罪七月大郎幼學都慎
徵時賊婦與逆宗須稱等反稱之窮苦從昌等昏夜往米
徵謀議陰密辱為巡平所報人甚多至是喉慎徵而投跡
上疏畧曰長子與長婦之服皆為期制乃國朝經典之所載

而魯以國制長子之服為朞年於已亥而反以國制衆庶婦
之服為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有異也殿下之於大王大妃
若曰衆庶婦之誕生則便是衆庶孫也大王大妃千秋有限
他日殿下之為大妃也者將不以適長子之傳重自處乎自
古及今其果有承大統為宗社之主而不得為嫡長者乎殿下
乃以長嫡自居則兩世報服之義前後有殊乃不乖於天理
之節文字哉疏八數日上引見大臣出示其疏曰已亥服制
蓋用時王之制今番九月之制與已亥異同與否并為考出
願議改金壽興判中樞金壽恒戶判閔維重兵判金萬基吏
判洪處亮大憲姜栢年刑判李殷相判尹金字亨禮參李俊
考參議李奎齡獻納洪萬鍾修撰崔浚尚來會賓廳啓曰大
典服制條只曰為子朞年而已別無長子衆子之別而已亥

大王大妃服制以國制朞服定行自許穆請行三年之制始
有長子次長子之說槩為長子斬衆子期即古禮而長衆皆服
朞年乃國制也當初所定雖用國制而其後諸臣之所爭乃
古禮故中外之人皆以為不行三年以為朞年者出於古禮
服衆子之制今番服制改定之日該曹之直請付標志出於
此矣再啓曰今考大典五服條子之下只書朞年長子衆子
不為區別而其下長子妻書以朞年衆子妻書以大功承重
與否不為舉論則大王大妃服制似當為大功而臣等不敢
率爾斷定貞熹王后之於章順王后昭惠王后之於恭惠王
后之喪已行之制今春秋館考出宗錄三啓曰儀禮經傳父
為長子條註疏曰第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
名長子次觀字此則似若嫡妻所生之承重者通謂之長

子而其下又言雖承重不得為三年有四種其二則體而不
正立庶子為後是也其釋庶字以為庶者遠別之也庶子妾
子之稱嫡妻所生茅二子是衆子今同名庶子遠別於長子
故與妻子同歸以此觀之則嫡妻所生茅二子之承重者不
得三年矣上下所言嫡妻所生茅二子則同而一則謂之長
子而服三年一則謂之庶子而不得三年必有所由緣也其
四種之說有曰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立
宗廟也執此以究則上所謂茅二子之名長子者似是因
嫡子有廢疾而立之也廢疾之嫡子既不服三年故為此茅
二子之名長子者服三年也下所謂立庶子為後者雖是
嫡妻所生茅二子無乃既為長子服三年故不得又為茅二
子服三年也耶又嫡婦條注疏有曰凡父母於子姑舅於婦

將不得傳重於嫡及將而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庶子庶婦
也就此諸條所論反覆參互則今此服制之用國典之大功者
似不悖於禮經之意矣答曰觀此啓辭尤不覺驚駭無狀也
卿等皆蒙先王恩渥而到今敢以體而不正斷為今日之禮
律耶庶子遠別之說不得貫四種不得為三年之文矣父為
長子四字下釋之曰立茅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而其下傳曰
正體於上云其可曰體而不正耶啓辭中四種之說有曰一
則正體不得傳重謂嫡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云云之說予
以為大相乖戾也賈疏既曰茅一子死則取嫡妻所生茅二
子立之亦名長子云卿等今日引證於不堪主宗廟之人不
堪主宗廟者謂生者也立之亦名長子者謂死者也卿等以
如此不近理之悖說定為禮律指先王二體而不正可謂薄

於君而厚於何地耶予宗痛惡也莫重之禮決不可以附托之
論斷為定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暮年之制定行備忘記初喪時
以暮年磨鍊誠為允當而遽動浮言不稽已亥古例不請議處
直為付標以象廢大功降定厥罪難逃其時禮官拿鞫又備忘
記領相金壽興會議之時初啓滿紙胡亂終無歸宿再啓乃引
古例泛然回啓三啓敢以無倫不近之說倡言體而不正之語
忘先王之恩付他論之罪不可不正中道付處配春川乙卯判
中樞金壽恒以下諸臣待命核理趙振修撰權愈上劄請還收
不允府啓請還收金壽興付處禮官拿鞫之命傳曰李光迪柳之
發等不思職責汲營救并削黜大憲南二星上疏谷曰挺身發憤
阿付大臣絕島遠竄晋州幼學郭世楫上疏顯廟昇畧曰使
判府使宋時烈製進誌文是何事也頃日執貳之論顯以功服為

正敢拒聖教者祖述已亥庶子暮服則庶子之說實倡於時
烈是以先王以為付托他論又曰忘先王付托論又曰薄於
先王而厚於何地耶又曰阿付前後之論白日當空魑魅莫
逃罪於首從於是乎判附邪論之金壽興猶被編配唱邪說
之時烈宣漏憲章乎正功服之失而壞亂禮統之罪時烈自
不辭矣然則時烈孝廟之罪人也先王之罪人也舉王法而
不抗是殿下之責也豈可使兩朝罪臣濫握彤管以溷先王之
盛德也若曰疏辭知道大憲閱卷重大諫李璽啓請郭世楫
嚴鞫勘斷若曰因一儒疏互相起鬧予甚嘆惜上引見三公
領相許積曰前後議禮之臣只是以禮爭之決非一毫貶薄
之意且服制既已登正無可更議而今者世楫假此為說作
為攻時烈之資蓋其意不在於論禮而此可見心術之不正

矣臣意謂此疏當有還給之命令乃循例賜批致有臺啓鞠
問之請施以儒罰使知上意不動於彼言則自然妥帖矣都
承旨金錫胄曰彼之為憾出於前日之見屈而待之太薄輾轉
層加為此乘機之計也宋時烈所論是非間既已決斷而猶
恐其復進乃為此疏案非矣當施以朝家之罰矣左相鄭致
和曰世捷外托議禮內案假借探試上意措語凶慘不可待
之以儒而施之儒罰也上曰停舉可也政院啓判府使宋時
烈因郭世捷疏下去事無發落許稜請敦諭使製進誌文乃
遣史官諭召時烈曰啓誌文之製嶺人明有尉薦真得其人
尤何敢代斷乎乃命預差金錫胄製進持平李秀彥館學
儒生韓聖佑等禮曹正郎金光璠相繼疏于政院玉堂請對
承旨申厚載請明示好惡修撰權愈曰宋時烈以三朝禮遇

之臣狼狽而去宜治世捷搆誣之罪修撰姜碩昌曰宋時烈感
激七召之聖意來到城外世捷以危險傾軋之言上疏搆謹
使白首禮遇之臣蒼黃去國上無以禮挽留之舉世捷之只
施儒罰豈合好惡之道速從兩司之請屏諸四裔上曰予初
不欲停舉而以大臣之言勉從矣世捷之事名出於嶺儒之
稜怨前此停舉儒生并解之李秀彥姜碩昌金光璠并罷職
身哉儒生李必益上疏命遠遠定配館學儒生李胤岳上疏
若曰世捷忠言至論斥以為凶悖及益驕歸邪說指以為儒
賢辨誣是何心腸無乃幻主而然耶予甚痛駭不忍正視也
傳曰郭世捷解停舉館學儒生李徵明等疏遠給傳曰尹鑄
掌令除授洪汝河司諫除授○十一月大行大王行狀特命
改撰傳曰當初議禮誤引禮典故先王親考禮經注疏釐正

服制今此行狀中特加云者有若不據禮經而勒定者然當
初附託他論罪首相今此狀中以失對罪首相云者殊甚未安
并命大提學李端夏速為改八又下教曰誌文當以行狀中
語撰出而今此誌文中服制釐正一款殊甚疎畧使之依行
狀改撰以八進士朴鳳祥疏略曰釐正服制是何等重事行
狀誌文是何等文字而其定罪首相只以從他人說許積等
語稱之所謂人者指誰而言歟凡人之說有是有非必須明
言其說之非然後從其說者乃可以罪從其說者既受其罪
則有何顧憚於倡其說者而不為之明言直斥為此苟且不
分明之辭乎至若象冊文所謂期功之制宸斷決疑云者殊
涉矇矓後之讀是文者何知定制之為朞為功乎至於行狀
元非刻石之文及今改之尚未晚也未論閔慎代病父服喪

事答曰爾之愛君盡言之誠予甚嘉尚行狀當令製述官改
進即命行狀中當初議禮之牽舛者指名改入李端夏疏進
所懷後依上教改入又命所引之而字改以誤字行狀追改
本孝廟初喪大臣與儒臣議定大王大妃服制遵用明律國
制為朞年掌令許穆陳疏引議禮疏說宜用次長三年之服
王使命詢于大臣及儒臣宋時烈曰固知有此疏說而其疏
說有不能無疑當以傳疑之法處之姑從大明之制明白無
疑亦執前見國典以對遂引朞服不改大王大妃初喪禮官
昧前喪遵用國典本意不先稟旨以大功為大王大妃服製王命
諸公卿會議公卿對以儀禮四種之說此本時烈誤引語也
王親考禮經註疏教曰見甲寅改用朞年條云：然後國家典禮始正
可以垂萬世矣癸亥年兵判十二月兩司南天漢李沃李宇

昂睦昌明等合啓頌中樞府事宋時烈首事懷禮之罪請罷
職依允又請允前賓廳會議諸臣罷職事府院啓不允傳曰前
司諫沈攸避辭滿紙遊辭無非陰恫至於為孝廟盡節可質
神明若然則先王據理釐正之禮反歸虛套死黨之罪不可
不懲削奪官爵門外黜送判府使鄭知和劄畧曰十六年之
後有此追罪之舉并及於賓廳議禮諸臣此何舉措也批曰
卿以世祿之臣不念國家之艱虞典禮既正之後何瀆擾於
此際也大諫李桺司諫李憲正言任弘望引避傳曰李桺任
弘望姑先適差李憲罷職不叙四學儒生李世弼等疏命世
弼邊遠定配其餘停舉生負李萬謙等進士李震棡司勇尹
明遇上疏皆還給○仁宣王后喪公主當服三年與否議大
臣許積鄭致和金壽恒鄭知和議謂諸侯之女嫁於大夫者

為父服斬衰為母齊衰昭載於儀禮經傳而親女服與王世
子嬪服同亦載於五禮儀公主之於仁宣喪當服三年明矣
依議○上於元日受承重服嗣司直吳珪昌上疏曰嫡孫承
重受服無其文司馬採斷以為宜服三年至宋博士宋敏求
以為未葬者因其葬而制服三年服制令曰小祥前則於小
祥受服在小祥後則申心喪併通三年而除宋儒黃幹著之
續編宗為古今通行之典也今國家從先正臣李滉之說將
於臘享受服臣謂不可使先儒已定之說而遽為無於禮之
禮以作一代之典也疏下禮曹禮官及許穆尹鎬皆以珪昌
言為是從之領相許稜自寧陵還白上曰代服必待小祥者
古禮司馬採之說也不及小祥而受服於朔望者先正臣李
滉之言也臣與金壽恒累日講究則帝王家事與士庶不同

既踐其位行其禮獨於受服一事必待小祥則其間祭祀節
目多有不便至如祝文禘祫亦甚拘碍但明日臘祭則
勢不可行待元日親祭受服為宜從之○李浣_{字澹}忠武公守
一子少業公車嘗入塲圖當昏朝有權門子在傍公大書大
字於其人衣背而出十七從忠武節度北闕周行營鎮其山
川道路目擊心存蓋已有經畧之志矣守肅川時李暉往討
劉興治用公策歸言於上曰臣今日為國家得一大將才蓋
州之役漂送三船因投二卒密通天朝得奉皇諭及歸以為
終身恨遂移家八德源之元山為終焉計守揚州時通事鄭
命壽縛辱我朝士公憤然直入曰汝非命壽耶命壽大驚急下階拜
之蓋命壽久為忠武公軍牢素憎公故也洪茂續以古劍來
贈曰此稟天地至剛之精也他人莫可有也其為御將也簽了

壯為兵汰老弱為保分為十二番為兵者樂踐更之疎為保
者喜徵收之寡論者以為深得府兵之意去其為訓將也創
為操鍊新法多侷木薦環例為的擺侷部伍使聞將冊號砲
坐侷進退輪次齊發一如應敵狀然後考其中否而賞罰之
公私便之至今為諸軍門法式嘗引入便殿密論機務夜深
而罷特左右無人其事不傳判刑曹也有侍從官潛殺相訟
者沉之漢江公即執其奴訊取服發水矢沉水得屍其人遂
死咸陵君李滸拜公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一日
直北營夜深上忽遣隸召公遂從後苑八卧內上曰緣予
病久不見卿故特召耳仍論內修外攘之策不覺夜分乃言
曰卿與宋時烈從容相接乎卿二人一心共菑予所望也已
夜上候未寧公在北營夜半忽聞上苑有嗟啼歎息聲數日

上賓公自以為精誠所感神明昭告云甲寅拜相遂以是年六月卒年七十三嘗製深衣幅巾至是以襲舊謚貞翼立朝以來正直方嚴人無敢以私事為言義所未安雖君命以死抵拒一時大臣聞師皆出其門其服義最深者皆為心喪孝廟頻賜獨對疊論天下事而秘不傳論事無不縣合如虜中八王之僂吳兵之起能見於萬里之外數年之前暇時必讀綱目終始得力者其在斯歟嘗曰獎率十萬舟師由海路直衝心腹則功可十五六成矣若由遼瀋轉鬪則吾見其必敗○八月上昇避大漸之夕猶頻問敬忠殿膳羞潔否又戶外風聲問何自曰東風也上驚曰且損稼矣予何為久聞此拜乎嗟嘆不已十八日昇避于昌德宮之廡次王以聰明睿智之資有寬裕溫恭之德淵深而篤宗博學而廣大承先

王精一之傳受師傅切磋之功尊為人主而行高曾閔富有
一國而節此布素嚴宮禁而杜絕私枉正朝廷而務歸和平
內無拜色之娛外無遊佃之樂兢兢凜凜若臨淵谷者蓋十
五年如一日狀行○赴哀一節以朱子為郡時事觀之其境內
士大夫哭於其官府既有明文古者又有在朝者哭於朝在
野者哭於野之說矣近世柳西涯極言外臣八哭之非而近
年以來則外臣赴哭成一令甲仁廟喪宋國澤明聖王
后外祖以緩
赴被論於執義金弘郁尹善道以不赴被臺論慎獨齋赴
朝後其論遂止然宋神宗喪溫公自洛八臨竊謂赴與不赴
各一義也在卷
集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二

